臺大歷史學報第 77 期
2026 年 6 月，頁 43–101

BIBLID1012-8514(2026)77pp.43–101
2024.10.27 收稿，2026.1.30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606_(77).0002

巴蘇亞・梅金及其《女學復興論》——作者、文本與觀念

石　爍*

提　要

巴蘇亞・梅金（Bathsua Makin, 1600–1681?）是 17 世紀英格蘭的女性教育思想家，也是英國女性主義的早期先驅。學界一般將梅金的代表作《女學復興論》（*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認定為她獨創，亦有觀點認為是馬克・劉易斯（Mark Lewis, 1600–1681）所作，但按照既有證據推定，這本小冊子係梅金與劉易斯合作完成，梅金負責該書前 36 頁的內容。這部分內容體現了梅金所傳承的人文主義教育傳統，而非夸美紐斯（John Amos Comenius, 1592–1670）派的教育理念。梅金援用這種傳統，為婦女受教權辯護，進而發展出一種早期女性主義思想。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梅金的論著重新思考婦女與重大歷史事件的關係，與今日的婦女史實踐道路不謀而合。並且，她將婦女地位當成衡量國家發展程度的標準，預示了啟蒙時代相關主題的進一步討論。

關鍵詞：巴蘇亞・梅金　人文主義　教育思想　女性主義　夸美紐斯

* 安徽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230039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龍河路 3 號文西樓 2 樓；
E-mail: lougaosiceng@163.com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巴蘇亞・梅金其人
二、《女學復興論》的作者與文類
三、人文主義、婦女與國家：梅金的思想世界
結 語

前 言

1673 年，一本題為《女學復興論》（*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的小冊子在倫敦匿名出版，後被認為是第一份關於女性教育的英語論著。[1]這本小冊子的作者之一巴蘇亞・梅金（Bathsua Makin），曾經是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 1625–1649 在位）的女兒伊麗莎白公主（Elizabeth Stuart, 1635–1650）的導師。梅金在小冊子中表達了性別平等的教育觀念，並為女性的智識能力做出強而有力的辯護。這使她不僅在教育思想史上有一席之地，還成為歐洲近代早期「婦女問題爭論」（querelle des femmes）傳統[2]的重要人物，被稱為「英格蘭第一位明確的女性主義者」。[3]

梅金生前交友廣泛，但由於她的代表作為匿名，她去世後立刻被人

1 [Bathsua Makin and Mark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in Religion, Manners, Arts & Tongues. With An Answer to the Objections against this Way of Education* (London, 1673). 本文引述此書時，標題拼寫依現代規範予以調整，將原版之 Antient 改為 Ancient.

2 「婦女問題爭論」指從中世紀晚期到法國大革命近 400 年間，歐洲社會持續存在的一種文化現象或論辯傳統，即在「現代女性主義」誕生前的這段期間，圍繞著婦女的性別本質、智識能力、社會地位、家庭處境等話題，詆毀／反對和讚揚／支持女性的兩種聲音不斷出現，並且互相辯論。參見凱利（Joan Kelly）的經典文章：Joan Kelly, “Early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Querelle des Femmes*, 1400–1789,” *Signs* 8, no. 1 (Autumn 1982): 4–28.

3 Sarah Gwyneth Ross, *The Birth of Feminism: Woman as Intellect in Renaissance Italy and Engl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們遺忘。啟蒙運動再次掀起關於婦女教育的大量討論，梅金和她的《女學復興論》卻仍湮沒無聞。直至 1990 年代，在一些學者的努力下，梅金才重新得到學術界的少量關注。儘管如此，現有的梅金研究仍舊存在不少問題。蒂格（Frances N. Teague）的《女學者巴蘇亞・梅金》（*Bathsua Makin, Woman of Learning*）是迄今為止唯一系統研究梅金的專著，[4]但該作未能指出梅金的合作者馬克・劉易斯（Mark Lewis, 1621–1681）對《女學復興論》的影響。2016 年，蒂格又為《女學復興論》撰寫新的導讀，補充論述作者問題。[5]帕爾（Carole Pal）在《女人共和國：重思十七世紀的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Women: Rethink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中提出梅金與她的同事劉易斯共同創作《女學復興論》，但該書主要關注 17 世紀女學者們構成的物質性交際網，並未深入討論梅金的思想。[6]此外，幾乎所有學者都認為梅金的《女學復興論》體現了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John Amos Comenius, 1592–1670）的影響，這一觀點同樣值得反思。

本文將在上述這些問題的基礎上重新理解梅金。首先，根據有限的材料重新講述梅金的生平。其次考察《女學復興論》的作者問題：《女學復興論》是一份具異質性的文本，內含不同文類，並由梅金與劉易斯合作完成；梅金負責該書前 36 頁，劉易斯負責 36 頁之後的部分。第三，利用文本學探究的成果，解讀梅金的教育思想：梅金透過《女學復興論》傳達一種女性主義版本的人文主義教育觀，而非夸美紐斯派的教育主張。本文試圖將一位被遺忘的女性思想家重新納入歷史研究的視野，亦

4 Frances N. Teague, *Bathsua Makin, Woman of Learning*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對這本書的批評，見 Noel Malcolm, “The Lady Vanishes,” *The Time Literary Supplement*, November 5, 1999, 28.

5 Frances N. Teague and Margaret J. M. Ezell, “Bathua Makin and Women’s Education,” in *Educating English Daughters: Late Seventeenth-Century Debates*, ed. Frances N. Teague and Margaret J. M. Ezell (Toronto: Iter Press, 2016), 25–50.

6 Carol Pal, *Republic of Women: Rethink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31.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助於重新思考近代早期人文主義傳統與婦女教育問題。

在正式討論前，有必要先行定義與解釋本文使用的「女性主義」一詞。該詞誕生於 19 世紀，若用於描述 17 世紀的人物與思想，有「時代錯置」（anachronism）之嫌。學界慣用「原女性主義」（proto-feminism）來稱呼近代早期支持女性（pro-woman）的主張，但這種說法有兩個負面的暗示效果，第一，它意味著近代早期的女性主義是「初級的」、「鄙陋的」，類似「原科學」（proto-science）之於「現代科學」；第二，「原女性主義」帶有明顯的目的論色彩，即暗示「原女性主義」有朝一日終會發展為「女性主義」。奧芬（Karen Offen）在一篇被廣泛引用的文章中提出一個頗具啟發性的觀點：與其糾結「女性主義」這一標籤是否適用於 19 世紀之前支持女性或者體現女性意識的文本與思想，不如反思對「女性主義」的界定是否過於狹隘，致使它無法承載一個更加悠遠而複雜的傳統。由此，奧芬認為以「權利」或「平等」等概念界定女性主義的作法並不合適，無法涵蓋 19 世紀之前歐洲女性辯護者和婦女運動的目標。基於此種批判，奧芬重新界定女性主義，無論性別和所處時代，只要滿足以下三個標準，便可被稱作「女性主義者」：

（1）她／他們承認女性對自身生活經驗和需求的解釋有效，並在評估女性相對於男性的社會地位時，認可女性公開宣稱的自我價值（而非由男人發明的女性審美理想）；

（2）她／他們對特定社會中的男性對女性群體的制度性不正義（或不平等）表現出覺悟、不安，甚至憤怒；

（3）她／他們主張改變流行的觀念和／或社會制度與實踐，從而消除這種不正義的現象。[7]

以上三個標準構成的「奧芬公式」，具有跨越不同時代的兼容性，無論是更注重權利平等者、更注重女性特質者，抑或「個體性的女性主義」、「關係性的女性主義」，都能夠在這個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中被安

7 Karen Offen, “Defining Feminism: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pproach,” *Signs* 14, no. 1 (Autumn 1988): 119–57. 引文中譯由筆者自譯，下同。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置。[8]這種經過重新界定的「女性主義」，尤其貼合文藝復興以來「婦女問題爭論」傳統中女性辯護者和支持者的聲音。本文提及的「女性主義」概念，正是在此意義上使用的。然當需要與法國大革命後的「現代女性主義」區分，或者強調「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period）的時間範疇時，則沿用凱利（Joan Kelly, 1928–1982）「早期女性主義」（early feminism）的說法。[9]

一、巴蘇亞・梅金其人

梅金全名是巴蘇亞・雷金納德・梅金（Bathsua Reginald Makin），她是亨利・雷金納德（Henry Reginald）與妻子伊麗莎白的長女，出生於 1600 年前後。「巴蘇亞」這個名字來自於《聖經》人物拔示巴（Bathsheba），梅金兩個妹妹的名字也都取自聖經人物。亨利・雷金納德是教育工作者，開設的學校即是梅金早年接受教育的地方。著名的古物研究者迪尤斯（Simonds d'Ewes, 1602–1650）也在梅金父親的學校接受教育，通過迪尤斯的自傳，可知這所學校位於倫敦的聖瑪麗斧街（St. Mary Axe）。迪尤斯對同窗梅金有如下描述：

> 他（指校長亨利）的長女巴蘇亞，精通希臘語、拉丁語和法語，也懂一些希伯來語和敘利亞語；她無疑比父親更博學，她爸爸只是附庸風雅而已。然而，正是靠著女兒從其他人那裡獲得的才名，亨利・雷金納德才招攬到許多學生，若非這位女兒，這些人既不會找上門來，也不會在校長身邊久留。[10]

雖然我們不知道梅金的老師除了父親還有哪些人，但同代人的見證說明

8 Offen, "Defining Feminism," 119–57.

9 Kelly, "Early Feminist Theory," 4–28.

10 Sir Simonds D'Ewes, *The Autobiography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Simonds D'Ewes, Bart., During the Reigns of James I. and Charles I.*, vol. 1, ed. James Orchard Halliwell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5), 6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她年少時就表現出非凡的語言天賦。事實上，正是梅金出眾的古典語言能力，讓她後來成為王室成員的家庭教師。

迪尤斯對亨利的評價似乎並非空穴來風，亨利確實很善於利用女兒的才華。可能是為了博得王室的欣賞和贊助，亨利與年僅 16 歲的女兒巴蘇亞合作，將她讚美王室的多語言詩歌呈獻給國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 1566–1625, 1603–1625 在位），以《少女之詩》（*Musa Virginea*）為題出版。[11] 1616 年的《少女之詩》是「巴蘇亞．雷金納德」這個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歷史文獻之中。不同於梅金後來的匿名出版物，這本詩集有意凸顯一位精通多種外語之天才少女的罕見形象，因此直接署上巴蘇亞（和他父親）的名字。詹姆士一世接受雷金納德父女的詩集，但反應很可能是消極的，因為他對女性的智識能力充滿懷疑。[12]當有人詢問詹姆士是否要教女兒學習拉丁語，他答覆：「讓女人有學問和讓狐狸變得溫順有著同樣的效果：她們只會變得更狡猾。」[13]另外，一則流傳後世的笑話也很可能源自梅金獻詩一事：「有一位博學的少女被當作英格蘭的稀罕物獻給國王詹姆士，她能說又能寫道地的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可國王卻問道：『那她會紡紗嗎？』」[14]這些都暗示詹姆士一世對雷金納德父女的「禮物」可能反應冷淡。

儘管沒得到詹姆士一世的青睞，梅金的才華依舊為時人讚美。梅金

11 Bathsua Reynolds Makin, *Musa Virginea Graeco-Latino-Gallica, Bathsuae R. [filiae Henrici reginaldi Gymnasiarchae et philoglotti apud Londonienses]. Anno aetatis suae decimo sexto edita* (London, 1616). 這份出版於 1616 年的獻詩集透露梅金當時 16 歲，據此推算梅金大概生於 1600 年。學者桑德斯（Anne Leslie Saunders）選譯這部包含 6 種語言的詩集，並附上一篇導言。見 Laurie J. Churchill, Phyllis R. Brown, and Jane E. Jeffrey, eds., *Women Writing Latin: Early Modern Women Writ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47–69.

12 詹姆士一世收藏的版本存放在大英圖書館。見 John Nichols, *The Progresses, Processions, and Magnificent Festivities, of King James the First*, vol. 1 (London, 1828), xlvi.

13 Antonia Fraser, *The Weaker Vessel: Women's Lo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4), 122.

14 John Collet, *Commonplace Book,* in *Anecdotes and Traditions, Illustrative of Early English History and Literature*, ed. William Thoms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39), 125.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獻詩讓詹姆士一世的御醫英格利沙姆（George Eglisham）印象深刻，他特地寫了一首詩〈致才學出眾的少女巴蘇亞・雷金納德〉（“Eruditionis Eximiae Virgini Bathsua Reginaldae”），將她與月桂女神達芙妮（Daphne）相比。[15]蘇格蘭詩人鄧巴（John Dunbar）在其《警句集》（*Epigrammaton Ioannis Dunbari Megalo-Britanni Centuriae Sex, Decades Totidem*）中稱頌梅金是「第十位繆思」。[16]鑒於鄧巴的詩集同樣出版於 1616 年，梅金很可能在《少女之詩》出版之前就小有詩名。1622 年，迪尤斯參加巴蘇亞和理查德・梅金（Richard Makin）的婚禮前夕，在日記裡欣然寫道：「今天受邀參加老校長女兒的婚禮，我認為她是英格蘭最有學問的女子。」[17]

最遲在 1645 年，巴蘇亞・梅金成為查理一世小女兒伊麗莎白公主的女導師（tutress）。在《女學復興論》中，梅金提及這位學生：「九歲便能書寫、閱讀，並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法語和義大利語」，而「梅金夫人曾是她的女導師」。[18]梅金這份王室教師工作因內戰局勢惡化而中止，1646 年杜里（John Dury, 1596–1680）接手伊麗莎白公主的教育。[19]內戰甚至影響了梅金的薪酬，她曾以「照顧已故國王（查理一世）的孩子」為名，向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掌權下的國家議會申請 40 英鎊的年薪，最終未獲准。[20]梅金還做過亨廷頓伯爵夫人露西（Lucy Hastings, 1613–1679）及其女兒的家教，一直持

15 George Eglisham, *Duellum Poeticum. Contendentibus, G. Eglisham Medico Regio,* [...] (London: Edward Griffin, 1618), Oxford Text Archive, https://ota.bodleian.ox.ac.uk/repository/xmlui/ handle/20.500.12024/A21194.

16 John Dunbar, *Epigrammaton Ioannis Dunbari Megalo-Britanni Centuriae Sex, Decades Totidem* (London: Thomas Purfoot, 1616), ed. Jamie Reid Baxter and Dana F. Sutton. The Philological Museum,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ttp://www.philological.bham.ac.uk/boyd/.

17 J. Sears McGee, *An Industrious Mind: The Worlds of Sir Simonds D'Ew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4.

18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10.

19 Pal, *Republic of Women*, 198; Teague and Ezell, “Bathua Makin and Women's Education,” 32.

20 Mary Anne Everett Green, ed.,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55* (London, 1881), 2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續到 1660 年代。伯爵夫人的女兒伊麗莎白・朗漢姆（Elizabeth Langham, 1635–1664）死於 1664 年，梅金為她寫悼詞，名之「寡婦的微薄奉獻」（widowes mite）。[21]此後梅金雖然不再為亨廷頓家服務，很可能仍接受露西的接濟。[22]

梅金與當時的一些文化名人有所交集。她的妹妹伊塔馬爾（Ithamar Reginald）嫁給著名的數學家佩爾（John Pell, 1611–1685）。伊夫林（John Evelyn, 1620–1706）在《錢幣志》（*Numismata*）中將梅金稱為「博學的佩爾博士的博學姐姐」，[23]導致後世長期將梅金當成佩爾的親姐姐，但實際上，“sister” 在 17 世紀也指 “sister-in-law”（妻姊）。[24] 1652 年，梅金曾經寫信給佩爾，請教關於「近日彗星的位置」，並承諾如果佩爾告訴她，就會贈送「你能吃到最好吃的早餐」。[25]他們兩家當時都住在倫敦，

21 Bathsua Makin to Lucy Hastings, 2 May 1664.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USA, MS HA 8799, f. [2r–2v]. Accessed via RECIRC: The Reception & Circulation of Early Modern Women's Writing, 1550–1700, https://recirc.universityofgalway.ie/receptions/reception/2366. 所謂「widowes mite」，直譯「寡婦的小錢」，是《聖經》掌故，見《馬可福音》12: 42.

22 梅金在 1667 年寫給露西的信中感謝她的「賞金」（bounty），見 Pal, *Republic of Women*, 202.

23 John Evelyn, *Numismata. A Discourse of Medals, Ancient and Modern* [...] (London: Benj. Tooke, 1697), 265.

24 沙蒙（Vivian Salmon）在 1960 年代就澄清過梅金的身分，但她的研究在當時並未引起廣泛注意，梅金是佩爾姐姐的說法仍舊流行，包括弗雷澤（Antonia Fraser）獲得沃爾夫森歷史學獎（Wolfson History Prize）的名著《弱器皿》（*The Weaker Vessel*），見 Fraser, *The Weaker Vessel*, 130–31. 直到 90 年代，沙蒙與布林克（Jean R. Brink）、蒂格（Frances N. Teague）陸續撰文，徹底糾正了這一歷史誤會。見 Vivian Salmon, “Bathsua Makin: A Pioneer Linguist and Feminis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elected Essays, 1981–1994*, ed. Konrad Koerne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6), 239–60; Jean R. Brink, “Bathsua Reginald Makin: ‘Most Learned Matron’,”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54, no. 4 (Autumn 1991): 313–26; Frances N. Teague, “The Identity of Bathsua Makin,” *Biography* 16, no. 1 (Winter 1993): 1–17.

25 參見 Teague, *Bathsua Makin*, 81. 關於該信件日期的考訂，見 Noel Malcolm and Jacqueline Stedall, *John Pell (1611–1685) and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Sir Charles Cavendi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40, n. 5.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能看出雙方交情尚好。但後來佩爾似乎不喜歡梅金，主要原因在於佩爾不滿妻子伊塔馬爾的財務管理。1654 年，梅金與三個孩子居住在倫敦一間破房子，而丈夫理查德並不在家。拮据的生活讓梅金不得不向妹妹求助，而伊塔馬爾花費在梅金身上的金錢和時間激怒了遠在瑞士的佩爾，佩爾甚至警告妻子：「我希望你與姐姐梅金做個了斷。」[26]

無論佩爾與梅金的真實關係如何，他都拉近了梅金與「哈特利布圈子」（Hartlib circle）的距離。所謂「哈特利布圈子」，指的是博學者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 c. 1600–1662）的私人交際圈和文化圈，核心成員包括上述接替梅金指導伊麗莎白公主的杜里和梅金妹夫佩爾，他們都是哈特利布的密友。[27]梅金也出現在《哈特利布文獻集》（*Hartlib Papers*）中，哈特利布一定知道她的存在。1637 年，哈特利布摘錄佩爾的訊息，提到梅金繼承她父親的全部藏書。[28] 1650 年，哈特利布在《備忘錄》（*Ephemerides*）記錄梅金與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之子卡魯（Carew Raleigh, 1605–1666）「非常熟悉」，並且從卡魯母親那裡取走雷利爵士的所有醫療處方，還「治好了霍斯沃斯先生的心悸」。[29]這些材料反映梅金豐富的藏書以及她的知識興趣。

哈特利布圈子的成員都很推崇捷克教育思想家夸美紐斯，共享他的教育理念；這位「現代教育之父」1648 年的英格蘭之行，就是哈特利布一手策劃。《女學復興論》體現了夸美紐斯的教學法，並向讀者推薦他的《圖片中的可見世界》（*Orbis Sensualium Pictus*）和《語言之門》

26 Teague, *Bathsua Makin*, 82–83.

27 關於「哈特利布圈子」，見 Charles Webster, ed., *Samuel Hartlib and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72. 該圈子與女學者的關聯，見 Carol Pal, "Accidental Archive: Samuel Hartlib and the Afterlife of Female Scholars," in*Archival Afterlives: Life, Death, and Knowledge-Making in Early Modern British Scientific and Medical Archives*, ed. Vera Keller, Anna Marie Roos, and Elizabeth Yale (Leiden: Brill, 2018), 120–49.

28 The Hartlib Papers, 22/15/1A,《哈特利布文獻集》線上資料庫：https://www.dhi.ac.uk/hartlib/context.

29 The Hartlib Papers, 28/1/48A–48B.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anua Liguarum*）。由於梅金與「哈特利布圈子」的關係，後世幾乎一致認為《女學復興論》反映梅金的夸美紐斯派教學旨趣。但本文認為《女學復興論》這類旨趣和思想，主要應該來自梅金的合作者劉易斯，詳見後述。

梅金與荷蘭女學者范．舒爾曼（Anna Maria van Schurman, 1607–1678）的交往，印證近代早期女性知識網絡真實存在。梅金在《女學復興論》中 4 次提到舒爾曼之名，是所有提及人物之最。她引用萊頓大學神學家施潘海姆（Friedrich Spanheim, 1600–1649）對舒爾曼的稱讚，說她是「女人中自然之傑作，超乎繆思之上」。[30]梅金還特別提到舒爾曼的《論婦女學習的自然稟賦》（*Dissertatio de Ingenii muliebris ad Doctrinam, et meliores Litteras aptitudine*; 以下簡稱《自然稟賦》），這本拉丁文論著的主題、內容與形式，都是梅金著作絕佳的參照物，後文還會論及。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稟賦》在英格蘭先後兩次譯介，都與梅金有關。該文附有神學家里韋（André Rivet, 1572–1651）的數封書信。1645 年，托謝爾（Samuel Torshell, 1604–1650）編著《女人的榮耀》（*The Womans Glorie*）時，翻譯了舒爾曼致里韋的一封書信。[31]《女人的榮耀》呈獻的對象正是梅金當時的學生伊麗莎白公主，而托謝爾則是梅金的同事、公主的另一位導師。1659 年，倫敦出版舒爾曼論文的正式英譯，由巴克斯代爾（Clement Barksdale, 1609–1687）操刀，題名為《博學少女；或女子能否為學者》（*The Learned Maid; or, Whether a Maid may be a Scholar*）。這本書包含一封舒爾曼寫給迪尤斯的回信，她提到梅金是「最博學的婦人」（most learned Matron）。[32]

現存兩封舒爾曼寫給梅金的希臘文書信是二人交往最直接的見證。在 1645 年 10 月的信件中，舒爾曼提到梅金在家務事的困擾和內戰的紛

30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12.

31 Samuel Torshell, *The Womans Glorie. A Treatise, Asserting The due Honour of that Sexe* [...] (London, 1645), 34–73.

32 Anna Maria van Schurman, *The Learned Maid; or, Whether a Maid may be a Scholar* (London, 1659), 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亂中從事研究，梅金還寫了一篇關於美的文章。這封信另一個重要訊息關乎梅金對伊麗莎白公主的指導，舒爾曼在信中囑咐梅金：「務必將你的才華投入到教育小公主的工作中，以便培養出第二位伊麗莎白。」[33]第二封信可能寫於 1646 年 4 月，舒爾曼詢問英格蘭教會的情況，並且透露梅金經常寫信給她，以及梅金擔任皇家教師的身分。[34]

晚年梅金的大部分事跡只能從《女學復興論》中了解。這本小冊子出版於 1673 年，當時梅金很可能已經 73 歲；它出版的部分目的，是為了宣傳梅金與合作夥伴劉易斯在托登罕高十字架（Tottenham High Cross）[35]附近建立的女子學校。梅金擔任這所學校的「governess」——這

33 Anna Maria van Schurman, *Whether a Christian Woman Should be Educated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Her Intellectual Circle*, ed. and trans. Joyce L. Irwi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67–68.「第二位伊麗莎白」意指希望伊麗莎白公主可以像伊麗莎白一世那樣優秀。

34 Van Schurman, *Whether a Christian Woman Should be Educated*, 68. 學界對第二封信的日期有不同看法。現存舒爾曼寫給梅金的兩封信均收錄在 1648 年出版的《四語小品文集》（*Opuscula Hebraea Graeca Latina et Gallica, prosaica et metrica*）。第一封信在前，年份是 1645 年；第二封信在後，年份是 1640 年。貝克（Pieta van Beek）最早英譯這兩封信，並且採信《四語小品文集》中的日期，但她已經注意到這兩封信沒有按照年代順序編排。見 Pieta van Beek, "One Tongue is Enough for a Woman: The Correspondence in Greek Between Anna Maria van Schurman (1607–1678) and Bathsua Makin (1600–167?)," *Dutch Crossing* 19, no. 1 (1995): 24–48. 蒂格沿用這一說法，主張梅金至少在 1640 年就開始指導伊麗莎白公主。見 Teague, *Bathsua Makin*, 58–59. 但是，1640 年這一時間很可能是錯的，歐文（Joyce L. Irwin）最先質疑此事。她提出了一些理由，下述兩點較有說服力：首先，《四語小品文集》編排同一收件人的信時，未按照編年順序，而將 1640 年的信放在 1645 年的信之後，這不合常規。第二，1640 年的信中，舒爾曼詢問梅金英格蘭教會的情況，而這種詢問只有在 1642 年內戰爆發後才符合情境。因此，歐文認為這封信的真實日期一定在 1645 年那封信之後，推斷是 1646 年。見 Van Schurman, *Whether a Christian Woman Should be Educated*, 68–69, n. 35. 歐文的觀點得到了馬爾科姆（Meol Malcolm）、勞森（Anne R. Larsen）和帕爾的支持，其中勞森對這兩封信具體日期的斷定建立在歐文的研究之上。見 Anne R. Larsen, *Anna Maria van Schurman, 'The Star of Utrecht': The Educational Vision and Reception of a Savante* (London: Routledge, 2016), 248. 本文對兩封信件日期的判定，依循歐文等人對蒂格的糾正。

35 托登罕高十字架是 17 世紀倫敦北部托登罕村中心地區的一座仿哥德式石造十字柱，位

臺灣人學圖書期刊資料庫

個詞在 18 世紀才慢慢有了「女私教」、「女家教」的意思，在當時，它的意思接近於「女總管」或者校長；這意味著梅金是創辦者和管理者，未必直接參與授課。這所學校計劃開設舞蹈、音樂、歌唱、寫作、記帳等科目，確實是當時大部分女子寄宿學校（boarding school）的授課內容。但梅金女子學校的學生「另一半的時間用來學習拉丁語和法語」，如果學生願意，還可以學習「希臘語、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36]這在當時是非常特別的。

近代早期英格蘭大部分女孩的教育都不在學校中完成，家庭和教堂是她們主要學習的地方。17 世紀供年輕女性就讀的兩種學校都不注重（古典）語言教育。中上層階級年輕女性的寄宿學校，主要培養女孩的基本讀寫能力，以及被稱為「技能」（accomplishments）的社交禮儀，主要包括縫紉、烹飪、醫療、助產等家政技能，以及音樂、舞蹈、繪畫等高級技藝。這種教育意在培養符合中上層階級禮儀規範、具有婚戀吸引力、未來能夠成為好主婦的女孩。而面向下層階級女孩的初級學校（elementary school），主要靠慈善捐贈，為的是踐行新教鼓勵直接閱讀聖經的理想，讓窮人家的孩子們也能夠具備基礎的識字能力，成為虔敬的信徒。[37]

不過，梅金的學校還是可以找到參照。的確有一些婦女開辦專門為女性提供教育的學校，倫敦北郊的哈克尼（Hackney）就有不少，比如溫奇夫人（Mrs. Winch）的學校和沙蒙夫人（Mrs. Salmon）的學校。梅金在《女學復興論》中提及的著名女詩人，有「無與倫比的奧林達」（Matchless Orinda）之稱的菲利普斯（Katherine Philips, 1631–1664），

於從倫敦前往林肯（Lincoln）、劍橋（Cambridge）和約克（York）的古羅馬道路上，現屬哈林蓋區（Haringey）境內。

36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42–43.

37 Kenneth Charlton, "Women and Education," in *A Companion to Early Modern Women's Writing*, ed. Anita Pacheco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3–21.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42–4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曾在沙蒙夫人的學校接受教育。[38]另外，劉易斯的「老熟人」湯奇（Israel Tonge, 1621–1680）也曾在 1660 年代開辦女子學校，教授拉丁語和希臘語，據說這所學校的一些學生 14 歲就能理解希臘文版的聖經福音書。[39]根據梅金與劉易斯的合作關係，她很可能也認識湯奇，並了解湯奇的古典語言教育實踐。

我們並不清楚梅金學校的運作狀況，雖然 19 世紀的作家杜蘭（John Doran, 1807–1878）稱其有「良好的影響」，並且有「後繼者」和「效仿者」，[40]但這所學校很可能維持不久，又或梅金兩年後就離開。1675 年 11 月 22 日，梅金寫信給倫敦醫學家哈米（Baldwin Hamey, 1600–1676），用英語、拉丁語和希臘語三種語言，以非常學究化的口吻讚頌哈米，這是近代早期知識分子展示學識換取贊助（patronage）的典型作法。這封信表明在 1675 年，梅金的學校不足以幫助她維持日常生計；信件開頭，梅金說她住在德魯里巷（Drury Lane）附近的長畝街（Long Acre），離梅金學校足足有 6 英里，顯示梅金或許已經離開學校。哈米很可能對梅

38 Kenneth Charlton, *Women, Religion and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 Routledge, 1999), 136–37.

39 James Crossley, ed., *The Diary and Correspondence of Dr. John Worthington* (Manchester: Charles Simms and Co., 1847), 196, n. 1. 奧布里（John Aubrey, 1626–1697）稱劉易斯是湯奇的「老熟人」（acquaintance），見 Salmon, “Bathsua Makin,” 248.

40 John Doran, *A Lady of the Last Century (Mrs. Elizabeth Montagu): Illustrated in Her Unpublished Letters; Collected and Arranged with a Biographical Sketch, and a Chapter on Blue Stockings* (London: Richard Bentley and Son, 1873), 12. 杜蘭聲稱 18 世紀著名的女性知識團體「藍襪社」（the Blue Stockings）的領袖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 1718–1800），其母德雷克（Elizabeth Drake）曾經在梅金的學校接受教育。這種說法無疑勾勒了一條有傳承、有影響的女性智識線索，可惜不知其所據為何。另外，杜蘭明確宣稱梅金將自己的教育目標寫在《女學復興論》中，是第一位將《女學復興論》認定為梅金作品的人。蒂格認為沃特森（Foster Watson）1895 年的文章首先將《女學復興論》認定為梅金的作品，但實際上杜蘭認定時間點早了 20 多年。杜蘭的著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 世紀後期到 20 世紀初介紹梅金的材料因而增多，它們幾乎都援引杜蘭。蒂格對於梅金作品接受史的研究卻完全忽略了杜蘭。見 Teague and Ezell, “Bathua Makin and Women’s Education,” 45–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金非常慷慨，可惜他在梅金來信的隔年就去世了。[41]

晚年梅金的經濟狀況相當艱困，這使得她在古稀、甚至耄耋之年還不得不依靠學識和語言爭取資助。她在世的最後證明是一封寫給著名化學家波以耳（Robert Boyle, 1627–1691）的信，梅金在信中自陳是 81 歲的老寡婦，顯示她至少活到 1681 年。她稱頌波以耳「對窮人真的非常慷慨，發自肺腑地善良，你的手總是向所有有學問的人敞開」，並希望他「像你習慣做的那樣，繼續對虔敬的寡婦施以援手」。[42]這封信的目的如同寫給哈米的信，梅金為了向波以耳展示才能，換取贊助，在信中交替使用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但我們不知道梅金是否得到波以耳的幫助，不知道她是否在貧困中死去，甚至不知道她死於何年。

二、《女學復興論》的作者與文類

1673 年，《女學復興論》在倫敦出版，其全名直譯為《論復興對淑女在宗教、禮儀、藝術和語言上的古代教育，兼及答覆對此教育方式之反對意見》（*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in Religion, Manners, Arts & Tongues. With An Answer to the Objections against this Way of Education*）。這本小冊子是了解梅金教育思想與性別平等觀念最直接的材料，卻也有令人困惑之處。在正式進入內容之前，討論它的作者（authorship）與文類（genre）[43]將大有裨益。考慮到這二者的複

41 Teague, *Bathsua Makin*, 92, 103–4. 蒂格在書中複印了梅金這封手稿信。

42 Letter from Bathsua Makin to Robert Boyle, c. 1681, in *Electronic Enlightenment Scholarly Edition of Correspondence*, ed. M. Hunter, A. Clericuzio and L. M. Princi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2019), http://www.e-enlightenment.com/item/boylroPC0050282a1c#subicons.

43 “Genre” 是借自文學研究的術語，也譯作「題材」、「體裁」或「流派」。但這裡使用文類／genre 一詞，並不是指傳統文學理論中散文、詩歌、小說、戲劇等「體裁」分類，而是指更加寬泛的、有傳統和先例可循、獲廣泛使用的特定修辭模式或者風格。史學研究中對文類／genre 的類似使用，見 Natalie Zemon Davis, “Gender and Genre: Women as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雜性，本文將《女學復興論》定義為一份異質性文本（text of heterogeneity）。

《女學復興論》的異質性首先體現在作者身分問題上，大多數學者認定這是梅金的作品，不少有關梅金的研究都不再考察作者身分。[44]但這本小冊子是匿名出版，而且作者在書中「致讀者」的部分自陳「本人是一個男人，因此不會提出任何對我們性別不利的建議」，更顯弔詭。[45]如果《女學復興論》的作者是梅金，為什麼她要以男人之名寫作；如果作者不是——或者不只是——梅金，還有誰參與創作？事實上，另有一些學者認為作者應該是梅金的合作者劉易斯。馬爾科姆（Neol Malcolm）是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支持者，他提出《女學復興論》的部分內容完全抄錄劉易斯及其同事布雷特（Arthur Brett）的作品，加之《女學復興論》作者已有「本人是一個男人」的聲明，因此長期被歸於梅金名下是「莫名其妙」的，作者應該是劉易斯（或布雷特）。[46]

針對馬爾科姆的觀點，蒂格在《女學復興論》的新編本導言（2016）中回應，她主要基於五個理由認定作者為梅金而非劉易斯：（1）梅金比劉易斯更可能認識《女學復興論》的題獻對象瑪麗；（2）書中提到梅金熟識的一些人物，如舒爾曼；（3）梅金使用的人物名錄體裁（即「傑出女性傳」〔Female Worthies〕）不見於劉易斯其他作品；（4）《女學復興論》的文風比劉易斯其他作品更加幽默；（5）劉易斯沒有一篇作品體

Historical Writers, 1400–1820," in *Beyond Their Sex: Learned Women of the European Past*, ed. Patricia H. Labalme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153–82.

44 溫奇（Donald Wing）的《短篇錄目》（*Short-title Catalogue*）將此書歸屬於梅金，編號 M309。參見 English Short Title Catalogue 數據庫中的相關資訊：https://datb.cerl.org/estc/R8034. 現代學者常遵循此說，比如 Teague, *Bathsua Makin*; Ross, *The Birth of Feminism*, 183.

45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5.

46 Malcolm and Stedall, *John Pell*, 232; Malcolm, "The Lady Vanishes," 28. 除了馬爾科姆，史蒂文斯（Jane Stevenson）也採納這種看法，見 Jane Stevenson, *Women Latin Poets: Language, Gender, & Authori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對女性教育的特殊興趣。[47]

從《女學復興論》中可以發現，劉易斯是梅金學校的另一位負責人。這本小冊子特意推薦劉易斯編寫、同樣由倫敦書商帕克赫斯特（Thomas Parkhurst）販售的語法書。[48]並且，梅金委託劉易斯在每週四下午 3 點到 6 點之間，在弗利特街（Fleetstreet）的「箭與桶」（Bolt and Tun）驛站為有意者答疑解惑。[49]這些都說明劉易斯也是學校的運營者。

劉易斯生於 1621 年，卒於 1681 年，今天仍能見到他在 1670 年代發表的多本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可以分為兩大主題，一類是寫給國王和議會的建議書，提倡建立銀行和擴大貿易；另一類是 1670 至 1675 年間的六份語法類小冊子，主要介紹劉易斯的語法教育理念；還有一本《改進少年教育的學校模範》（*A Model for a School for the better Education of Youth*, [1675]），署名「A. B.」，指的是亞瑟．布雷特。[50]從這幾本小冊子可以得知，劉易斯 1661 年在諾維奇（Norwich）經營私人學校；1670 年，他的學校辦在托登罕的高十字架附近。[51]劉易斯學校用的語法教材和《女學復興論》中推薦的語法參考書一致，都是他編寫的《孩童語法教程》（*Institutio Grammaticae Puerilis*, 1661[1670]）和配套的《語法辯護》（*An Apologie for A Grammar*, 1671）。《女學復興論》中提到，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學校語法教育的思路，可以研讀「M. 劉易斯創作的『語法』和『辯護』；再加上『語法句讀和閱讀規則』」。[52]其中「語法」和「辯

47 Teague and Ezell, “Bathua Makin and Women’s Education,” 36–45.

48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41.

49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43.「箭與桶」是一家自中世紀晚期便立足於弗利特街的驛站旅店，其名稱為聖巴托洛繆大修道院院長博爾頓（William Bolton）之名的諧音字謎。

50 A. B. [Arthur Brett? and Mark Lewis], *A Model for a School for the better Education of Youth* (n.d.), 8. 這個人物資訊極少，參見 Pal, *Republic of Women*, 222–23, n. 49.

51 M. Lewis [Mark Lewis], *Institutio Grammatica Puerilis: or the Rudiments of the Latine Tongue* (London, 1661). M. Lewis [Mark Lewis], *Institutio Grammatica Puerilis: or the Rudiments of the Latine Tongue* (London, 1670).

52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護」指的就是前述劉易斯的兩本書，而「語法句讀和閱讀規則」指的是劉易斯另一份語法小冊子《句讀標點與語法閱讀的簡明規則》（*Plain and Short Rules for Ponting Periods and Reading Sentences Grammatically*, [1672]），[53]這本語法書也提到托登罕高十字架有一所採用劉易斯教育法的「文法學館」（Gymnasium）。[54]

劉易斯另外兩本教育小冊子分別是《促進少年教育論》（*An Essay to Facilitate the Education of Youth*, 1674）和《專業入門》（*Vestibulum Technicum*, 1675），後者提及「布雷特先生」的「《改良學校的模範》」和自己的作品共同致力於掃清流行的孩童語法教育誤區，並且布雷特的倡議「現已在托登罕實踐」。[55]這裡的「布雷特先生」指的應該是亞瑟・布雷特，而所謂「《改良學校的模範》」即是《改進少年教育的學校模範》。很明顯，布雷特和劉易斯共享同一種語法教育理念，並在 1670 年代的托登罕開辦文法學校踐行之。這種理念和《女學復興論》的論旨高度一致，這些語法書也都在帕克赫斯特的書店販售。

簡單來說，劉易斯的教育理念是一種夸美紐斯派教學法的英格蘭化版本，也受到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和威爾金斯（John Wilkins, 1614–1672）的影響。這種教育理念批評利利（William Lilly, 1602–1681）的語法原則，強調學習的最終目的是認識「物」（things）而非「詞」（words），重視語法學習中視覺的作用和「類比法」（syncrisis），以及英語在語言教學中的基礎作用。《女學復興論》不僅體現和這些小冊

53 鑒於這份小冊子提到劉易斯的《孩童語法教程》和《語法辯護》，又被《女學復興論》所提及，它應該發表於 1670–1673 年間，而不是蒂格說的 1674 年。見 Teague and Ezell, “Bathua Makin and Women’s Education,” 37. 沙蒙根據劉易斯在《倫敦皇家學會哲學彙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圖書廣告，推定它發表於 1672 年，毫無疑問是正確的。見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7, no. 82 (1672), 4054; 以及 Salmon, “Bathsua Makin,” 249.

54 M. Lewis [Mark Lewis], *Plain, and Short Rules for Pointing Periods, and Reading Sentences Grammatically* (London, 1672), 8.

55 M. Lewis [Mark Lewis], *Vestibulum Technicum: or an Artificial Vestibulum* (London, 1675), A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子相同的教育理念，而且在幾處段落的措辭極為相似，甚至有直接挪用之嫌。比如在《改進少年教育的學校模範》中，作者描述同樣位於托登罕高十字架的學校的教學大綱，提到學校提供「可見物品的儲藏室，從中可以展出香草、草藥、種子、液體礦物、金屬、寶石、鳥類、走獸和魚類……」。[56]《女學復興論》的附言（postscript）則提到學校「準備了可見事物的儲藏室；通過觀察這些東西，淑女們可以了解香草、灌木、書目、液體礦物、金屬和石頭的名稱、性質、價值以及用途……」；[57]另一處提到「事物」和「詞語」一起學習比較好，因此女孩如果看到事物的圖畫，就會很快記住「香草、灌木、液體礦物、金屬、寶石以及鳥類、走獸和魚類和人體各部位的名稱」。[58]另外，《女學復興論》附言還提及，按照推薦的方法學習語言，就像「通過音符學習音樂」一樣；[59]這種比喻也可見於劉易斯的《促進少年教育論》。[60]

最後，《女學復興論》推薦劉易斯的「語法」、「辯護」以及「語法和句讀閱讀規則」作為進階讀物，這些書由帕克赫斯特在齊普賽街（Cheapside）的「聖經與三冠」書坊（Bible and Three Crowns）出售；並且劉易斯會在每週四下午 3 點到 6 點之間，在弗利特街的「箭與桶」為來訪者答疑解惑。在附言結尾處，劉易斯的名字換成「梅金女士委託人」，並再次強調來訪時間和地點。[61]而在《句讀標點與語法閱讀的簡明規則》中，則有一段極其類似的說明：

> 想更多了解這一主題的人，可以查閱 M. 劉易斯的「語法」和「辯護」，這些書在齊普賽街「聖經與三冠」書坊的托・帕克赫斯特或者弗利特街「聖經書坊」的 M. 米利翁（M. Million）那裡販售；作者本人會於每週四下午 3 點，在弗利特街的「桶與箭」（Tun and Bolt）

56 A. B. [Brett? and Lewis], *A Model for a School for the better Education of Youth*, 8.

57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43.

58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36.

59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43.

60 M. Lewis [Mark Lewis], *An Essay to Facilitate the Education of Youth* (London, 1674), 13.

61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41, 4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進一步滿足諮詢者的需求。[62]

除了販售地點增加弗利特街的米利翁，以及「箭與桶」這一地點變成「桶與箭」，這兩段話幾乎一樣。到了《促進少年教育論》，劉易斯的口吻變成第一人稱：「任何有需要的人，可以在每週四下午 3 點後，來弗利特街的『桶與箭』找我。」[63]

《女學復興論》與劉易斯語法著作的相似性，顯示馬爾科姆的觀點值得認真對待。然而，試圖為劉易斯恢復作者權的學者，遺漏了一份更為直接有力的證據。前文提到，《女學復興論》與劉易斯的作品均由書商帕克赫斯特販售。自 1670 年代以來，部分由帕克赫斯特書店售賣的圖書，會在書末附有售書清單。幾份 1680 年代的清單，都提到一本未標記作者的「《淑女教育論》」（*An Essay for the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應該即是指《女學復興論》。[64]而幾份 1690 年代的清單，則標記了一本記為「劉易斯的《淑女教育》」（*Lewis's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的書。[65]基本可以肯定，在《女學復興論》出版 20 餘年，兩位學校負責人相繼離世後，該書被書商帕克赫斯特歸在劉易斯名下。這一發現結合文本內證據，基本可以推翻《女學復興論》為梅金獨作的傳統觀點。然而，這是否足以說明《女學復興論》像劉易斯其他語法小冊子一樣，完全由他獨力創作？在 1690 年代幾份帕克赫斯特售書清單中，「劉易斯的《淑女教育》」並未與他的另外兩部作品列在一起。依照清單以長橫線的同上符號（ditto mark）排列同作者著作的慣例，該書與劉易斯其他著作斷

62 Lewis, *Plain, and Short Rules for Pointing Periods*, 8. 其中 M. Million 指的是書商米利翁（Henry Million）。

63 Lewis, *An Essay to Facilitate the Education of Youth*, 16.

64 參見這三本書書末的售書清單：Owen Stockton, *Consolation in Life and Death* (London, 1681); Charles Phelpes, *The Gain of Godliness* (London, 1682); Daniel Burgess, *The Christian Temper* (London, 1688).

65 參見這三本書書末的售書清單：Thomas Watson, *A Body of Practical Divinity* (London, 1692); John Flavel, *The Method of Grace* (London, 1699); George Day, *The Communicants Instructor* (London, 17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開且重複標名，顯得極不尋常。通常在自己所有教育類作品上直接署名的劉易斯，卻在一份宣傳自己學校的小冊子上選擇匿名，令人難以理解。種種跡象暗示《女學復興論》複雜的協作特質，梅金在《女學復興論》中扮演的角色，仍需進一步探索。

馬爾科姆和蒂格都認為《女學復興論》只可能有一位作者，若非劉易斯，即是梅金。[66]帕爾則提出另一種可能，《女學復興論》由梅金與劉易斯合作完成：「梅金的論文，像這所被倡議的學校一樣，是一個雜合體。她撰寫女性主義的部分，馬克．劉易斯撰寫有關語法的段落。」[67]然而帕爾並未論證兩人的合作。本文認同帕爾的看法，《女學復興論》只由一位作家所寫的觀點，恐怕低估了這份文獻的異質性，陷入「單一作者的意識形態」（ideology of singular authorship）。有鑒於此，以下先討論《女學復興論》的第二類異質性——文類的異質性，對此問題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解答作者為何人的難題。

《女學復興論》大體分為五個部分，依序為：（1）寫給約克公爵詹姆士女兒瑪麗的獻詞。約克公爵後來成為詹姆士二世（James II, 1633–1701, 1685–1688 在位），女兒後來成為瑪麗二世（Mary II, 1662–1694, 1689–1694 在位）。（2）「致讀者」部分，作者正是在此宣稱自己是一個男人。（3）一封「致我尊重的朋友」的信，表達對淑女教育的質疑。（4）以回信的形式出現的正文，為淑女教育進行辯護。（5）具有廣告性質的「附言」，主要描述托登罕高十字架淑女學校的課程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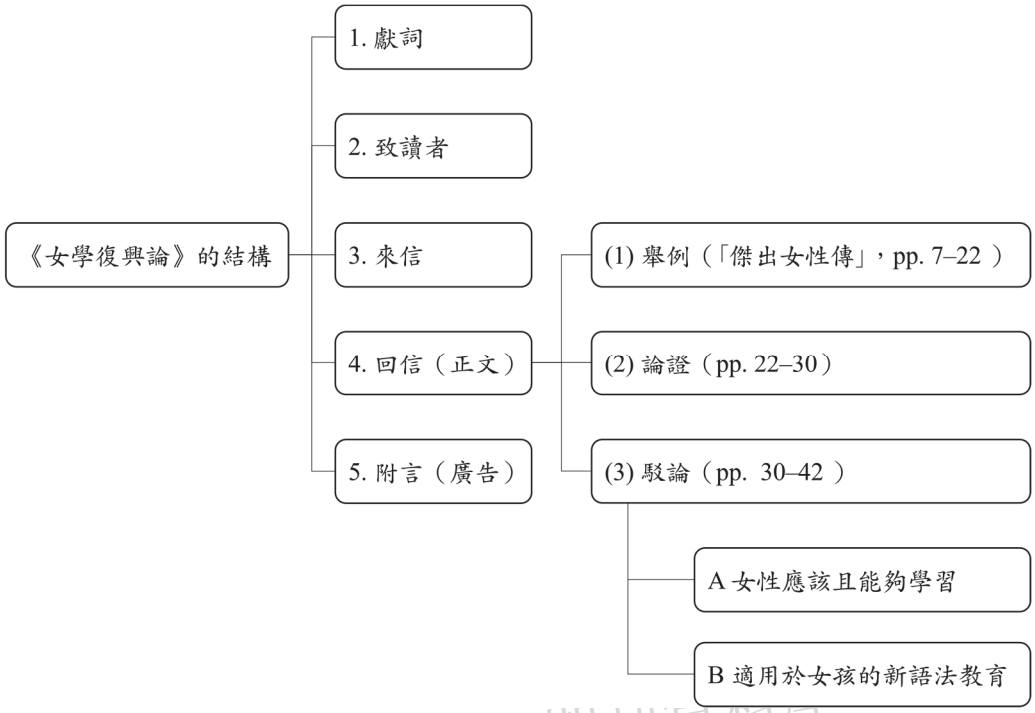
其中篇幅最長、內容最豐富的正文，又可按照不同文類分為三部分。第一種是所謂「傑出女性傳」，即歷數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傑出女性，見《女學復興論》第 7 頁到第 22 頁。這種文類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的《名女傳》（*De Mulieribus Claris*），

66 蒂格：「如果難以想像作者不只有一位，那我們必須要問，為什麼這位作者一定是劉易斯？」參見 Teague and Ezell, “Bathua Makin and Women’s Education,” 38.

67 Pal, *Republic of Women*, 231. 帕爾論證《女學復興論》中語法部分與劉易斯的關聯，但沒有發現售書清單提供的線索，且未提供足夠的材料說明梅金與前 36 頁（她稱為「女性主義的部分」）的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婦女問題爭論」的傳統中，經常被用來為女性的智識能力辯護。作者先後列舉在語言、演講、邏輯、哲學、數學、神學和詩歌方面有傑出成就的女性先驅，以說明女性以前曾經、並且以後有能力獲得這些智識成就。第二種文類是論證，即以正面論說的方式說明整本小冊子的核心思想——女人為什麼應該接受教育；這一部分從第 22 頁到第 30 頁。第三種文類是駁論，列出 15 條潛在的反對意見（Objection），之後逐條答覆（Answer）；這部分從第 30 頁到第 42 頁。其中，前 14 項反對意見及答覆講的是女性為什麼能學習，以及為什麼要學習（以下簡稱「A 部分」），而最後一項反對意見及答覆討論的是女性怎麼學習（以下簡稱「B 部分」）；後者著墨最多，佔了駁論二分之一的篇幅，並且自成一體，是一套完整的夸美紐斯語法教育簡論，傳達了劉易斯、布雷特和梅金共享的語法教育信念。本段介紹的內容整理為圖一。



圖一　《女學復興論》的文類結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女學復興論》複雜的結構，揭示了它在文類上的異質性：是嚴肅的論文，又是宣傳的廣告，也是正式的語法教育手冊；既包含詆毀女性的「來信」，也包括捍衛女性智識能力和教育機會的「回信」；既採取充滿思辨性的推理論證，也採納充滿歷史性的舉例論證。這些貫穿於文本間的張力，意味著我們不能將《女學復興論》視為現代學術論文或者特定文學作品等單一文類文本，而應重視它的異質性。

在了解《女學復興論》的基本結構和文類異質性之後，回到作者身分的問題上。書中和劉易斯小冊子內容相近的段落，都出現在正文駁論的「B 部分」和附言當中，即全書 36 頁之後。《女學復興論》的「B 部分」是全書一個明顯的轉折，該部分之前的內容在結構上呈現鮮明的整體性和獨立性。若仔細考察「致讀者」、「來信」和作為正文的「回信」（「B 部分」前）之間的關係，會發現這三部分的行文布局實際上經過精心設計。先是在「致讀者」中，「作者」提議「女性在學問上與我們競爭」，並表示「若有人感到不滿，便公平地站出來，投身於與這虛弱的性別論辯的戰場，用堅實的論證反駁我所主張的觀點」。[68]於是才有接下來這封虛構的「來信」，以厭女者的口吻，質疑「作者」婦女教育的可行性。最後以論文風格出現的「回信」（「B 部分」前），又回應了「來信」中的一些觀點，比如「女人無法勝任公共職務」、「女人不能在教堂裡說話」等。因此，這三部分環環相扣，共同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巧妙地通過信件往復的形式，再現彼時英格蘭社會有關婦女智識能力問題的爭議場景。而一種夸美紐斯派的、適用於女孩和男孩的語法教程，全然游離於以上三部分之外。

總之，前 36 頁的《女學復興論》作為一個整體，遵循了「婦女問題爭論」傳統的許多要素，表現強烈的論辯（polemical）色彩，力圖說明女性同樣擁有智識能力，應該接受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追求學問。這些風格與論點，包括蒂格強調的文類「傑出女性傳」，在劉易斯所有已知的小冊子中都不曾出現，而是明顯受到梅金好友舒爾曼《自然

68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稟賦》的啟發。[69]而駁論的「B 部分」是一份相對完整的夸美紐斯派語法教程，風格非常接近劉易斯 1670 至 1675 年間發表的 6 份小冊子。因此我們合理推定，劉易斯和梅金都參與了《女學復興論》的創作，前者包辦正文的「B 部分」和最後的附言，即全書 36 頁之後的內容，後者負責全書主幹，即 36 頁之前的內容。

除蒂格和帕爾提供的理由，考察梅金與哈斯廷斯家族的交往，可強化上述論點。前文提及，梅金曾擔任亨廷頓伯爵夫人露西及其女兒的家教，並在那之後依然與哈斯廷斯家族保持密切關係。有幾份梅金寫給露西的信件存世，包括給伯爵夫人長子亨利（1649）、女兒朗漢姆（1664）的輓詩，以及 1667 年和 1668 年兩封感謝伯爵夫人恩惠，同時介紹自己近況的信，這些材料顯示露西去世前（1669）一直是梅金重要的朋友與贊助人。

有一封梅金寫給伯爵夫人的讚美詩格外值得注意，該詩年代不詳，但從稱謂來看，一定寫於伯爵夫人的孀居歲月（1656–1679）。有趣的是，這首詩沒有與上述手稿一併存放在亨廷頓圖書館（Huntington Library），而是收錄於哈佛大學的哈斯廷斯家族文件。[70]全詩如下：

> 致亨廷頓伯爵遺孀
> 尊貴的女士，我當從何開始
> 來頌揚您的美德？或頌揚您
> 稀有的兼具兩性之完美，
> 於此處概說？我們又該何處找尋
> 在人文與神學知識上，與您匹配之人？
> 在真正的虔敬、熠熠生輝的美德上，與您匹配之人？

69 勞森討論了舒爾曼對梅金的影響，見 Larsen, *Anna Maria van Schurman*, 256–61.

70 這解釋了格里爾（Germaine Greer）等人在《親吻鞭杖：17 世紀女性詩歌選集》（*Kissing the Rod: An Anthology of Seventeenth-Century Women's Verse*）中對該詩原稿位置的疑惑：「該手稿未收藏於亨廷頓圖書館內的哈斯廷斯手稿集。其所在位置不詳。」見 Germaine Greer et al., eds., *Kissing the Rod: An Anthology of Seventeenth-Century Women's Verse* (London: Virago Press, 1988), 22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世淑女之典範，
如此高貴、謙遜、端莊且睿智；
於法文、義大利文、希伯來文、拉丁文、希臘文皆通，
吾等性別之光彩；我們可於何處尋找
另一位如您者？此地不可得，
英格蘭不出此等貴胄。
繆思們爭論不休。
由誰來稱頌您的稀世才華，
智慧女神密涅瓦亦參與進來
責備眾人之歌聲貧乏空洞，
未能超出我們所居的半球之上，
她的血統源自最高貴的出身，
凌駕於世間一切顯貴；
那便沉默吧，讓天使般的詠聲
說出餘下的一切，你們無法達及她的讚美。[71]

而在《女學復興論》中，作者列舉同時代的傑出女性時，同樣提到了露西：

我被禁止提及亨廷頓伯爵夫人（她曾受梅金女士教導）在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方面掌握得多麼出色；或者她在那些有助於神學的技藝上多麼精通，（如果我敢說的話，我會告訴你）她在這些方面出類拔萃。[72]

仔細對比這兩段文字，可有兩方面理由合理推測《女學復興論》中的文字為梅金所作。第一，作者在提及亨廷頓伯爵夫人時，使用了列舉其他人物時不曾出現的「假禁修辭」（apophasis）：「我被禁止提及」（I am forbidden to mention），以及「如果我敢說的話，我會告訴你」（if I durst

71 Harvard, fMS Eng 623. 電子掃描原件見哈佛大學圖書館，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50606650$298i.

72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 would tell you）。這種表達方式或者出於作者自謙之意，因為亨廷頓伯爵夫人「曾受梅金女士教導」，稱頌自己的學生也間接自誇；或者暗示伯爵夫人不願意被頌揚，而作者對此相當清楚。無論哪種可能，都說明作者與伯爵夫人素有私交。我們已知梅金和哈斯廷斯家族深厚的聯繫，卻無任何證據說明劉易斯也認識露西。第二，這兩份文本內容相似。梅金頌詩中強調伯爵夫人「於法文、義大利文、希伯來文、拉丁文、希臘文皆通」，與《女學復興論》提及伯爵夫人「在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方面掌握得多麼出色」正好互相印證；而頌詩中對伯爵夫人「神學知識」的讚美，也與《女學復興論》認為伯爵夫人精通「有助於神學的技藝」相匹配。因此，合理推測梅金撰寫《女學復興論》中討論婦女問題的段落，即這本小冊子的前 36 頁。

《女學復興論》不僅有兩位作者，而且兩人的創作時間，甚至創作意圖很可能都不同。劉易斯的部分顯然在 1673 年出版前不久完成，因為他大部分語法類冊子都發表於這一時期；並且這部分與托登罕高十字架學校緊密相關，包含該校的語法教學理念、課程大綱，甚至學費金額，很可能是劉易斯專門為該校而作。也因為這一時期劉易斯與書商帕克赫斯特的合作關係，這本書被放在「聖經與三冠」書店販售，並在多年後被帕克赫斯特記為「劉易斯的」。

至於梅金這部分的創作緣起，可能要往前追溯。勞森（Anne R. Larsen）基於三個理由，推測早在 1640 年代，梅金就開始撰寫婦女教育方面的論文。首先，舒爾曼在 1645 年寫給梅金的信中提到她很重視梅金一篇「關於美（beauty）的文章」，顯然在先前的來信中，梅金即曾向舒爾曼提及或展示自己的論文。而在第二封寫給梅金的信中，舒爾曼又提到很想知道梅金「關於美德（virtue）的作品」。這兩封信都說明梅金在 1640 年代正撰寫有關「美」或者「美德」的論述。其次，1640 年代也是英格蘭社會普遍對教育改革產生興趣的時期，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以及與梅金熟識的杜里、托謝爾都在此時討論了青少年教育的問題。最後，現存一幅梅金的肖像畫（圖二），出自 17 世紀著名的雕刻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插畫家馬歇爾（William Marshall, ?–1649）之手。這幅畫的題記「巴蘇亞・梅金，教伊麗莎白公主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點明畫主的身分，說明此時梅金還在擔任皇家教師。又因為馬歇爾歿於 1649 年，所以此像大概繪於 1640 年代梅金擔任伊麗莎白公主導師時。馬歇爾絕大部分畫作都是出版物的插畫或封面，比如威瑟（George Wither, 1588–1667）《古今徽章集》（*A Collection of Emblemes, Ancient and Moderne*）的卷頭插畫、本森（John Benson, ?–1667）《莎士比亞詩選》（*Poems: Written by Wil. Shake-speare. Gent.*）中的莎士比亞肖像、彌爾頓《1645 年詩選》（*Poems of Mr. John Milton, Both English and Latin, Compos'd at Several Times*）中的彌爾頓肖像等。因此，基本可以肯定，梅金 1640 年代曾有一次出版著作的計畫，插畫師馬歇爾為這本流產的著作繪製作者肖像。[73]

以上種種線索表明，梅金很可能在 1640 年代就曾撰寫甚至出版女性教育論著的嘗試。然而，梅金與舒爾曼通信中提及之文章，以及馬歇爾肖像畫所屬的未出版著作，與《女學復興論》關係為何，目前缺乏更進一步的證據。勞森藉由強調「美」與「美德」在柏拉圖哲學中的相關性，認定舒爾曼關心的其實是梅金關於「美德」的研究，從而與《女學復興論》「美德教育」（vertuous / virtuous education）的主題相符。但既然舒爾曼使用了兩個不同的詞，則更可能說明「美」和「美德」是兩個相關又不同的寫作主題，兩者皆能在《女學復興論》中找到迴響。可以推測，梅金「關於美的文章」主張衣著打扮所代表的外在美是暫時性和腐蝕性的，女性應該通過知識和技藝上的追求，達到內在靈魂意義上永恆不朽的美。這種觀點正好契合梅金肖像畫下方拉丁文的含義：*Forma nihil, si Pulchra perit; sed pectoris alma / Divini species, non moritura viget*（如果美的東西消逝了，美貌也就不復存在；但如果神聖的形象不滅，靈魂將持續繁盛）。更重要的是，這種觀點也是《女學復興論》的核心思想之一，即女性不應該在「擦亮她們的手腳、燙捲她們的頭髮以及打扮她們的身體」上浪費時間，反而「忽視了她們的靈魂，從不或甚少努力了解

73 Larsen, *Anna Maria van Schurman*, 250–56.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帝、耶穌基督、自我、萬物之理以及有助於這些的技藝與語言」。[74]如此看來，即便不清楚版本流傳之細節，至少能夠確定《女學復興論》是梅金自 1640 年代以來長久思考與寫作的產物。



圖二　梅金肖像畫

資料來源：Bathsua Makin, c. 1640–49, engraving by William Marshall.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74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外還有一些文本內的證據能夠支持《女學復興論》由不同作者、在不同時代寫作的可能性。在正文的論證中，梅金認為應該教育有天資和閒暇的女性追求「更高的東西」，而不僅僅教她們「歡跳和舞蹈、塗脂抹粉、燙捲頭髮、拿著拂塵、衣著華服」。[75]在駁論開頭，她再次提到女性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繪畫和舞蹈上」。[76]舞蹈和繪畫作為符合女性氣質的「技能」，是 17 世紀女子寄宿學校中的重要科目，但梅金顯然把它們排除在自己理想的教育藍圖之外。然而在《女學復興論》廣告性的附言，被梅金稱為「裝飾和消遣」的舞蹈和音樂技能，卻赫然出現在托登罕高十字架學校的課程列表中，學生要花費一半的時間學習。[77]這種矛盾性與其解讀為梅金教育理想向現實的妥協，更應該視作梅金與劉易斯彼此主張折衷後的結果。劉易斯面向男性的學校規劃就包含舞蹈、唱歌、器樂以及繪畫等科目，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女學復興論》附言所體現的課程設計更能反映劉易斯，而不是梅金的想法。[78]此外，在正文的駁論部分，有兩處反對意見都援引聖經《箴言》「所羅門好主婦」（Solomon's good housewife）的典故，質疑技藝和語言對婦女來說是否必要。[79]這兩處文本相距不遠，很難想像作者在同一時間段寫作，會重複已經答覆的問題。因此，可能的情況是，梅金在 1670 年代藉助籌辦女子學校的契機寫作《女學復興論》，期間利用或重寫了一些 1640 年以來的材料和片段，由於舊作年代久遠，加上出版倉促，才出現一條反對意見重複兩次的情況。

最後，回到《女學復興論》的匿名性問題。《女學復興論》是匿名出版的，在近代早期的英格蘭，女性作家使用匿名或者假名的現象相當普遍。正如羅伯茨（Josephine Roberts）所言：「女性作品往往只署名一

75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2.

76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30.

77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42.

78 A. B. [Brett? and Lewis], *A Model for a School for the better Education of Youth*, 1, 7.

79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31, 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首字母縮寫或常見的『無名氏（Anon.）』」，[80]此現象反映了將寫作和出版看作男性特權的性別意識形態。[81]近代早期女性書寫中隨處可見的「歉疚修辭（rhetoric of apology）」，[82]背後邏輯正是因為女性發表著作乃是僭越男性特權領域，必須事先對此行為表示歉意。然而，應該注意到，即便處於這種性別意識形態的監管下，依舊存在一些有利於女性書寫的社會因素，女性作家也能夠主動加以利用，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在 17 世紀的英格蘭社會，抑制與促進女性書寫的因素應該被視作一系列互相影響的變數，其中最突出的是作家的社會身分與作品文類。就社會身分而言，顯赫的頭銜或者尊貴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會削弱女性書寫的冒犯程度，因此像紐卡索公爵夫人卡文迪許（Margaret Cavendish, 1623–1673）的貴族女性就享有比其他女作家更寬容的社會空間。就文類而言，當時女性撰寫的宗教作品遠多於世俗作品；而在世俗作品中，出版與性別身分相關的家務、烹飪、孕產等主題的書籍，又多於詩歌、戲劇等文學作品。至於帶有思辨色彩、討論公共議題的論辯文章，則是最具挑釁意味的罕見之作，也最不見容於男性主導的書寫意識形態。[83]梅金有過一次成功的署名出版，以及一次未成形的署名出版（如果將馬歇爾的肖像畫視為出版準備），與這兩次經歷相比，無論從社會身分還是從文類來看，撰寫《女學復興論》的梅金都處在女性作家最不利的情況下。

---

80 Josephine A. Roberts, “The Phallacies of Authorship: Reconstructing the Texts of Early Modern Women Writers,” in *Attending to Early Modern Women*, ed. Susan D. Amussen and Adele Seeff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8), 38.

81 奧滕（Charlotte Otten）：「16 世紀至 17 世紀的英格蘭，女性作家所處的環境並不友善。幾個世紀以來，女性被要求『貞潔、順從與沉默』，那些違背沉默禁令的女性，會面臨男性主導社會的不滿，甚至嚴厲懲罰。」參見 Charlotte F. Otten, ed., *English Women’s Voices, 1540–1700* (Miami: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92), 1–5.

82 潘達（Patricia Pender）稱之為「謙遜修辭」（rhetoric of modesty）。見 Patricia Pender, *Early Modern Women’s Writing and the Rhetoric of Modes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1–12.

83 參見 Patricia Crawford, “Women’s Published Writings, 1600–1700,” in *Women in English Society, 1500–1800*, ed. Mary Prior (London: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158–2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少女之詩》的署名是父親帶女兒，本質上是將一位具有多語言能力的天才少女詩人及其詩作像「珍寶」般呈現給詹姆士一世，目的是稱頌王室，並且宣傳校長父親的教育能力。而如果在 1640 年代梅金曾有過一次出版計畫，正如肖像畫有意凸顯的，彼時伊麗莎白公主導師的社會身分，無疑讓梅金的出版行為順理成章。但是在出版《女學復興論》時，梅金只是一位為生計發愁的寡婦。更重要的是，她這次撰寫的並非頌聖目的的詩歌，而是極具論辯性的婦女教育論文，這在英格蘭是空前之舉，在整個西方歷史上也難覓先例。考慮到梅金自身不利的社會處境，與她所撰寫題材的論辯性、創新性和公共性，就不難理解《女學復興論》為何無法署梅金之名出版。此外，正是因為梅金在《女學復興論》的貢獻，也使得該書無法由劉易斯掛名出版。由此可以解釋為何《女學復興論》的作者匿名，以及它在 1690 年代被帕克赫斯特歸為劉易斯所作後，仍在排版上保持獨立。

本文推測，不僅匿名是迫不得已，甚至作者的性別身分也必須隱匿。在《女學復興論》的「致讀者」部分，作者聲稱「本人是一個男人，因此不會提出任何對我們性別不利的建議」，馬爾科姆據此認定作者一定是男性的劉易斯，而不是女性的梅金。這句話當然可以理解為《女學復興論》作者之一的劉易斯的自白；然而，如果將「致讀者」及其所屬的前 36 頁看成是一個嚴謹的整體，由梅金所撰寫，這句話同樣可以得到解釋：「致讀者」中的自我聲明應當被視為「口技書寫」（ventriloquized writing）或「異裝書寫」（cross-dressed writing），即女作家假托男性之口的寫作；而一個合作性質的文本更增加了這種性別混雜的意味。文學史家們已經對啟蒙運動以來，尤其是 19 世紀女性「異裝書寫」的現象進行深入研究。[84]同時，學者們傾向認為，女性作家假托男性身分寫作的情

84 如 Catherine A. Judd, “Male Pseudonyms and Female Authority in Victorian England,” in *Literature in the Marketplace: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Publishing and Reading Practices*, ed. John O. Jordan and Robert L. Patt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50–6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況，在文藝復興時期並不普遍。[85]從 17 世紀後期到 18 世紀初，這種現象有增多的趨勢。比如阿斯特爾（Mary Astell, 1666–1731）反駁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Anthony Ashley Cop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的著作《巴特雷米集市》（*Bart' lemy Fair, an Enquiry After Wit*, 1709），就是以「沃頓先生」（Mr. Wotton）的筆名出版。奧爾（Leah Orr）最近指出，對 1670 至 1750 年間女性作家使用男性筆名情況的探究，目前受限於外部證據的缺失。[86]無疑，梅金與《女學復興論》可以為這類書寫策略在該時期的使用情況提供一個寶貴的案例。[87]

綜上所述，《女學復興論》是一份異質性文本，它包含不同的文類，是書信、論文、教學手冊，也是廣告；論述方式包含列舉、正面論證和反面駁論。《女學復興論》雖然被帕克赫斯特標記為劉易斯所作，但實為梅金和劉易斯共同完成，梅金創作了 36 頁之前的內容，劉易斯負責 36 頁之後的「B 部分」和附言。梅金的寫作延續她自 1640 年代以來

85 諾斯（Marcy North）觀察到在 1640 年之前，英格蘭女性使用男性假名或者男性聲音的案例「少得令人吃驚」，見 Marcy L. North, *The Anonymous Renaissance: Cultures of Discretion in Tudor-Stuart Englan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211–56. 馬丁（Randall Martin）也認為：「近代早期社會對女性參與任何形式的公共言說的深刻偏見，並沒有透過採用男性假名加以克服，此方法直到後世才成為準合法的權宜之計。」見 Randall Martin, ed., *Women Writers in Renaissance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7), 2. 有趣的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男性作家以女性口吻寫作的案例非常普遍，可參考哈維（Elizabeth Harvey）的經典研究：Elizabeth D. Harvey, *Ventriloquized Voices: Feminist Theory and English Renaissance Tex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86 Leah Orr, *Publishing the Woman Writer in England, 1670–17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24.

87 蒂格為梅金的匿名寫作提供另一種解釋。她用「雌雄同體」（hermaphroditical）一詞來描述《女學復興論》的寫作風格，認為梅金同時採用男性和女性兩種聲音。這種作法具防禦性，還是一種有意模仿多種聲音的修辭操演，為的是更好地配合她的主張：教育應該同時包含男性和女性。見 Frances N. Teague, "A Voice for Hermaphroditical Education," in *'This Double Voice': Gendered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d. Danielle Clarke and Elizabeth Clark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249–69.

臺灣人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對婦女問題的思考，表現出舒爾曼的影響，並在書中自成一體。她創作的主要目的是為女性的博雅教育，乃至女性的智識能力辯護。劉易斯的部分則寫作於出版前不久，借鑒他在這一時期的其他語法教學小冊子，創作目的在傳達夸美紐斯派的語法教育理念，並宣傳在托登罕高十字架的學校。相較而言，《女學復興論》梅金撰文部分是這本書最具原創性的核心，也正是下一節要討論的對象。[88]

三、人文主義、婦女與國家：梅金的思想世界

在處理《女學復興論》的作者問題後，我們將進入這本小冊子的思想世界。《女學復興論》是英國史上第一份由女性作家參與創作的專門討論婦女教育問題的文獻，它傳達的是什麼樣的教育觀念？對此，學者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為，梅金在書中表達出女性主義版本的夸美紐斯派教育法。卡拉沃拉斯（Jean-Antoine Caravolas）沿用沙蒙的說法，認為「梅金在教育方面主要遵從揚・阿莫斯・夸美紐斯和他的英國仰慕者」。[89]米歇爾（Linda Mitchell）認為梅金「提供了一個有關夸美紐斯著作的女性主義視角」，且「準確找出並使用夸美紐斯方法中最高效的部分」。[90]蒂格對梅金與夸美紐斯派教育法之間的關係做了最具啟發性的詮釋，她認為梅金拒絕以彌爾頓為代表的 16 世紀人文主義教育理想，轉而擁抱夸美紐斯派的教育改革主張，因為後者更加「民主」，更有利於將教育平等施行於男女兩性。在蒂格看來，梅金拒絕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是因為人文主義是一種僅為男性公民準備的教育，其本質是排斥女性的。[91]帕

88 對劉易斯語法部分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 Salmon, “Bathsua Makin.”

89 Jean-Antoine Caravolas, “Bathsua Makin and Jan Amos Comenius,” *Studia Comeniana et Historica* 26, nos. 55–56 (1996): 79. Salmon, “Bathsua Makin,” 255.

90 Linda C. Mitchell, *Grammar Wars: Language as Cultural Battlefield in 17th and 18th Century England*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1), 65–66.

91 Teague, “A Voice for Hermaphroditical Education,” 249–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爾雖然已經明確指出《女學復興論》36 頁以後有關語法教育的內容是劉易斯所作，卻仍舊認為「梅金的革命性教育計畫」是「揚・阿莫斯・夸美紐斯所開創的教育法的性別化變體（gendered variant）」。[92]

然而，若以 36 頁作為《女學復興論》的分界線，認為 36 頁之前的內容更能反映梅金的思想，上述觀點就有必要重新省思。卡拉沃拉斯在《女學復興論》中找出 7 處梅金受到夸美紐斯派教育法影響的地方，分別為：渴望學習是普遍的天性；倡導「百科全書式教育」（encyclopedic education）；主張同時促進事物和詞語的知識；尊重孩童的天性；學習應該由簡到繁，從已知推向未知；學習應該建立在感官的基礎上；「類比法」的應用。[93]其他學者也普遍將這些原則視作梅金受到夸美紐斯影響的證明。但是，應當注意到，在這 7 項原則中，後 4 項來自《女學復興論》36 頁之後的內容，也就是說，它們更可能出自明確的夸美紐斯主義者劉易斯的手筆，這 4 條原則也的確散見於劉易斯的各類語法教育冊子中。

第一項原則，即渴望學習是普遍的天性，很難說是獨屬於夸美紐斯派的教育原則。如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Metaphysica*）開篇第一句話即為「求知是人的本性」。[94]更重要的是，女孩也具有求知的本性，這是舒爾曼在《自然稟賦》中明確辯護的命題。[95]梅金熟悉《自然稟賦》，她完全可能從好友舒爾曼的著作中直接汲取靈感。第二條原則有關「百科全書式教育」，確實是夸美紐斯教育計畫的核心概念之一，不過「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或「普遍知識」（universal knowledges）的概念在 17 世紀甚為流行，亦不為夸美紐斯派獨有。夸氏在《大教學論》（*Didactica Magna*）中寫道：「終生的學業應該組成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整體（encyclopedia），

92 Pal, *Republic of Women*, 179.

93 Caravolas, “Bathsua Makin and Jan Amos Comenius,” 77–85.

94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著，吳壽彭譯，《形而上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頁 1。

95 Anna Maria van Schurman,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al Capacity of Women for Study and Learning,* in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Three Feminist Text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d. Desmond M. Clark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8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中一切部分都來自同一來源，並且各有其地位。」[96]這種說法同樣可能是梅金從舒爾曼那裡得知：舒爾曼在《自然稟賦》中認為，「所有真正的學科，或者所謂整個『百科全書』，都將完全適合於基督教婦女」；《女學復興論》寫道「學問的整個『百科全書』都會對她們有這樣或那樣的用處」。[97]因此，或許可以認為，《女學復興論》中被看成反映夸美紐斯派教育法的觀點，若非來自於劉易斯主導的後 8 頁內容，就是體現了舒爾曼的影響，均不可獨斷地當成梅金接受夸美紐斯派教育法的鐵證。

卡拉沃拉斯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因此不得不承認「夸美紐斯對梅金的影響在《女學復興論》的第二部分最為顯著」，[98]他顯然沒有意識到這是劉易斯加入寫作的結果。另外，他認為梅金不主張對所有婦女的教育，說明她沒有完全接受夸美紐斯的民主觀點。但這恰恰體現了梅金對舒爾曼的遵從。舒爾曼在《自然稟賦》中將討論的範圍限定為「至少具備中等水平天賦才智的婦女」，[99]梅金則引用拉丁諺語「並不是什麼材料都能夠組成密涅瓦（*Ex quovis ligno non fit Minerva*）」，[100]意在說明天資低下的人不適合她倡導的教育。考慮到梅金與英國的夸美紐斯主義者，尤其是與哈特利布圈子和劉易斯的關係，她確實可能很熟悉、甚至贊同夸美紐斯派的教育改革主張；但至少《女學復興論》的梅金部分，並沒有體現夸美紐斯的影響。

如果不是夸美紐斯派教育法，梅金的思想又源於何處？在重新思考此一問題時，「女學復興論」這一題名將成為突破口，可惜它幾乎被所

96 約翰・阿莫斯・夸美紐斯（John Amos Comenius）著，傅任敢譯，《大教學論》（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4），頁 101。

97 Van Schurman, *Whether a Christian Woman Should be Educated*, 26;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4.

98 Caravolas, “Bathsua Makin and Jan Amos Comenius,” 82. 卡拉沃拉斯將《女學復興論》第 22 頁到第 42 頁視作第二部分。

99 Van Schurman,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al Capacity of Women*, 80.

100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學者忽視。直譯來看，這個標題有三個關鍵詞：「復興」（Revive）、「淑女」（Gentlewomen）和「古代教育」（Ancient Education）。「淑女」一詞在 17 世紀指出身較好的中上層婦女，符合梅金對教育對象的範疇限定。另外兩個關鍵詞則暗示，梅金倡導的是一種在歷史上曾經實踐——至少她認為——的教育傳統，這種傳統在她寫作的時代因故失落，她認為有必要復興。17 世紀才流行的夸美紐斯派教育法，顯然不是「古代教育」；下文將會說明，梅金實際上吸收了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教育理念，並創造性地將之發揮在女性教育上。因此她所表達的是女性主義版本的人文主義教育觀，而非女性主義版本的夸美紐斯派教育觀。

應該注意到，一旦進入正文，梅金就開始以「博雅教育」替換題目中的「古代教育」，指稱她理想的教育。她明確宣稱：「人藉由博雅教育，能夠在知識和道德上變得更好。」[101]「博雅教育」一詞在《女學復興論》中先後出現 4 次，此外梅金還用過「受過博雅教育的」（liberally educated）和「博雅七藝」（the seven liberal arts）等相關說法。[102]「博雅教育」一詞較少出現在 17 世紀的教育類書籍中，[103]劉易斯未曾在其他作品使用，夸美紐斯派的其他著作，比如杜里的《改革學校》（*The Reformed School*, 1649?）也不見此說法。夸美紐斯不會反對教授「博雅七藝」，但他認為這些古典教學的內容並不足夠，還應該在課程設計中加入博物學（natural history）、礦物學（mineralogy）、地質學（geography）等自然科學；[104]亦即加入有關現實世界中具體事物的知識，以構成他所謂「百科全書」整體的各個分支。[105]夸美紐斯重視外部世界具體事物知識的教

101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7.

102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0–21.

103 關於該詞在 17 世紀英格蘭的使用情況，參見沈文欽，《西方博雅教育思想的起源、發展和現代轉型：概念史的視角》（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頁 133–136。

104 Simon Somerville Laurie, ed., *John Amos Comenius: Bishop of the Moravians, His Life and Educational Works* (London: C. W. Bardeen, 1892), 148.

105 涂爾幹（Emile Durkheim）對夸美紐斯教育觀與先前的人文主義教育觀之區別有一段經典論述，見涂爾幹著，李康譯，《教育思想的演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育理念，影響了劉易斯和梅金合作學校的課程設計，因此在《女學復興論》的「附言」部分，出現了建立「可見事物的儲藏室」，以觀察了解「香草、灌木、書目、液體礦物、金屬和石頭的名稱、性質、價值以及用途」的說法。[106]但如同前述，這些同樣出現在劉易斯其他小冊子的表述，未必反映梅金的思想。

「博雅教育」是個異常複雜的術語，在不同時期有著不盡相同的意涵。一般認為博雅教育發端於古典時代，正如 “liberal” 這個詞所表示的，可以被理解為「適用於自由人的教育」或者「使人自由的教育」。這種教育的核心不在於外部世界事物的知識，而在於人本身，旨在培養城邦的自由公民。從希臘化時代到中世紀，博雅教育逐漸形成以「博雅七藝」為核心的教學內容，包括語文相關的語法、修辭和邏輯等「三藝」（trivium），和數學相關的算數、音樂、幾何學和天文學等「四藝」（quadrivium）。[107]文藝復興重燃了歐洲人對古典學問的興趣，人文主義教育觀接納了博雅教育傳統，注重學習古典語言和研讀古代經典，亦基於古典教育的公共理想，注重培育具有公共精神的人格。這種人文主義的教育觀在 16 世紀傳到英格蘭，一部分渴求知識的貴族女性得益於父輩或兄長的幫助，受到人文主義教育的滋養，尤其以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的女兒瑪格麗特（Margaret More Roper, 1505–1544）為典型。[108]接下來從三個方面論述梅金如何體現這一教育傳統。

首先，梅金在列舉傑出女性時，有意遵循博雅七藝的傳統，這可能比「附言」的內容更接近她對婦女教育科目的原初想法。為了說明女性

405–425。

106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43.

107 戴維・L. 瓦格納（David Leslie Wagner）編，張卜天譯，《中世紀的自由七藝》（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頁 1。

108 人文主義對 16 世紀英格蘭貴族婦女教育的影響，見 Merry E. Wiesner,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1–57. 帕克（Holt Parker）總結了 9 種增進女孩受人文主義教育的因素，見 Holt N. Parker, “Women and Humanism: Nine Factors for the Woman Learning,” *Viator* 35, no. 1 (January 2004): 581–6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曾經接受博雅教育，梅金列舉大量傑出女性的範例，遵循前述人文主義者薄伽丘開創的「傑出女性傳」傳統。梅金列舉的女性人物包括米利暗（Miriam）、底波拉（Deborah）等聖經人物，及密涅瓦（Minerva）、繆思（Muses）等神話人物，此外絕大部分人物都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如以莎孚（Sappho）、霍騰西婭（Hortensia）等為代表的古典人物；以女教皇瓊（Pope Joan）、羅斯維塔（Rosuida [Hrotsvitha]）為代表的中古人物；以格雷（Jane Grey, 1537–1554）、伊麗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1533–1603, 1558–1603 在位）為代表的近世人物；以卡文迪許、露西為代表的當代人物。除了個別例外，這些人物最大的共性在她們的傑出（worthy）主要來自博學（learned），顯示梅金以女性在技藝（arts）和語言（tongues）上的成就篩選榜樣，以證明「女性以前在技藝和語言知識上受過教育，並且藉由她們所受的教育，許多人在學問上達到很高的水準」。[109]這種關懷反映她本人即是一位古典學養深厚的博學女性，且關心人文主義的學術理想。更重要的是，梅金將她筆下的女性人物按照領域分為七組，分別為語言、演說、邏輯、哲學、數學、神學和詩歌。前三項剛好是博雅七藝中的「三藝」，數學總括「四藝」，哲學和詩歌是古典知識的核心，神學則是信仰和理性結合的結果。這七項博學女性的知識領域不包括夸美紐斯派主張的自然科學項目，完全屬於人文主義教育理想的範疇。

其次，考察梅金所仰仗的思想資源，同樣會發現人文主義的巨大影響。蒂格認為梅金的傑出女性名錄主要參考斯貝特（Rachel Speght, 1597–?）的《逝者錄》（*Mortalities Memorandum*, 1621）、托謝爾的《女人的榮耀》和海伍德（Thomas Heywood, 1574–1641）的《婦女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of Women*, 1657）。[110]但她忽略了西班牙人文主義學者維維斯（Juan Luis Vives, 1493–1540）的《基督教婦女的教育》（*De Institutione Feminae Christianae*, 1523）可能也是梅金案頭的參考書目。

109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3.

110 Teague and Ezell, “Bathua Makin and Women’s Education,” 4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維維斯原書以拉丁文寫作，呈獻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 1509–1547 在位）的王后——亞拉岡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 1485–1536）。這本書問世不久，就被英格蘭人文主義學者海爾德（Richard Hyrde, ?–1528）翻譯成英文。海爾德是摩爾家的親信，他和摩爾都對婦女教育問題興趣十足，也參與培養摩爾幾個女兒的古典教育。海爾德的英譯本在 60 年間重印至少 9 次，成為都鐸時代最流行的女性書籍之一。[111]維維斯的書分三個部分，分別討論未婚年輕女性、已婚婦女和寡婦的行為與教育問題。這種三分法也被梅金沿用，以未婚（unmarried）、已婚（married）和寡婦（widows）三類分別論述古代教育對婦女的好處。這種三分法固然是近代早期普遍流行的刻板印象，反映婦女的社會角色必須基於婚姻關係，不能以此說明梅金一定得益於維維斯；但還有更進一步的證據支持此說。

維維斯《基督教婦女的教育》的第 1 卷第 4 章名為「論年輕女孩的教育」，與梅金論著的主題最為接近，也是最恰當的比照文本。維維斯在這一章提出的觀點，是主張博學女性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般邪惡，女人同樣可以獲得知識帶來的好處。[112]為了論證這一點，維維斯和梅金一樣秉承薄伽丘的《名女傳》傳統，列舉歷史上傑出的博學女性。他的名單和梅金高度相似，區別僅在於當代人物：維維斯以西班牙人物為主，梅金以英格蘭人物為主。這份博學女性的名單雖然不是維維斯首創，但考慮到其著作巨大的影響力，梅金很有可能參閱過它。維維斯對人性的看法非常幽暗，認為人時刻受到邪惡的侵襲，知識則是重要的克服方式，是把人帶離禽獸狀態的關鍵，因此他的人文主義展現在他喚起了一個蘇格拉底式的命題：美德總是與知識相關。這是他主張女性應該接受教育的主要原因，如果不這麼做，女人最重要的美德貞潔（chastity）就會受

111 Charles Fantazzi, “Introduction: Prelude to the Other Voice in Vives,” in Juan Luis Vives, *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Woman: A Sixteenth-Century Manual*, ed. and trans. Charles Fantazz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31.

112 Vives, *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Woman*, 63–72.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損，只會追求感官享樂，從而墮落：「當然，當我們回望過去的時代，不會發現任何一位博學的婦女是不貞潔的。相反，本世紀及前幾個世紀大部分的女性惡習，皆源自無知。」[113]

梅金發展維維斯對知識與美德的看法，認為知識與學習是「抵禦異端邪說的一道屏障」，女人只有變得博學才能夠抵禦邪惡的引誘，否則將沉淪在對外在美的欲求上，從而「變成禽獸」。[114]雖然維維斯一方面為博學女性辯護，另一方面卻反對將女孩送去學校，認為女性沒必要學習對國家和公共事務有益的學科；[115]梅金在這些問題上顯然已經偏離維維斯。即便如此，上述證據仍然顯示，梅金很可能受益於維維斯有關婦女教育的討論。

維維斯的名字始終沒能出現在《女學復興論》中，但另一位偉大的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則兩次被梅金援引。伊拉斯謨是北方文藝復興的旗手，也和維維斯、摩爾、海爾德、埃利奧特（Thomas Elyot, 1490–1546）等人同屬 15、16 世紀熱衷婦女教育的人文主義者，這些人的思想構成西方歷史上對婦女教育問題的第一次集中探索。[116]

梅金在《女學復興論》中將伊拉斯謨的短篇對話〈修道院長和博學女士〉（"*Abbatis et Eruditae*"）視為佐證自己觀點的有力權威。[117]這篇對話最早出自伊拉斯謨《對話集》（*Colloquies*）的 1524 年版本，該書自都鐸時代以來有多個英譯本，在《女學復興論》出版前兩年，署名 "H. M. Gent" 的譯者還出版新譯版。和梅金一樣，伊拉斯謨在他的對話中引入多種聲音，同時扮演女性智識生活的反對者和支持者發言。故事一開

113 Vives, *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Woman*, 65.

114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5, 22.

115 Vives, *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Woman*, 71–72.

116 沃森（Foster Watson）稱這個人文主義者廣泛討論婦女教育問題的時代為「亞拉岡的凱瑟琳王后時代」（Age of Queen Catharine of Aragon）。參見 Foster Watson, ed., *Vives and the Renascence Education of Woma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912), 1–28.

117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3, 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始，一位修道院長來拜訪一位博學的女士（原型可能是摩爾的女兒瑪格麗特），看到女士家裡滿是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書籍，便藉機嘲諷，認為女人與智慧無關，只與快樂有關。對此，那位博學女士採用蘇格拉底式的詰問，聲明真正的快樂並不來自於外在事物，而來自於心靈。修道院長接著宣稱不會讓手下的修士們讀太多書，因為這會讓他們變得比自己聰明，難以馴服，所以他不介意修士們都變成豬。這種說法也在暗示女人不應該學習更多語言、看更多書，因為這將不利於她們服從丈夫。博學女士則強調丈夫很支持她學習知識。此外，修道院長不斷以習俗之名辯護，認為自己不過遵從常人（common people）的行為，說的都是「俗話」（common saying）。[118]

我們能夠看到，梅金在《女學復興論》中重演上述內容。首先，梅金相信「對於一顆聰敏的心靈來說，沒有什麼比建立在知識上的東西更令她快樂」。[119]博雅教育的一大好處，便在於它能夠滿足女性天生的求知慾，從而帶來極大的快樂。其次，梅金在「來信」部分模擬一位懷疑女性智識者的口吻，重申伊拉斯謨筆下修道院長的觀點：學習會讓女人變得不願服從。[120]梅金回應這種觀點，她認為真正的知識會讓人沉澱，有能力認識所處的位置和職責。換言之，只有透過學習，女性才會更好地認識自己的從屬地位，踐行副手（helps）的角色。[121]另外，讓女性有機會接受教育，也能夠為有恃無恐的男人們帶來緊迫感，促使他們更加勤勉，以贏得競爭。[122]在這兩個意義上，婦女教育都將有利於男性。

這種觀點在今天看來略為保守，卻是 17 世紀女性辯護者的重要說辭。為了打消男性對女性教育的過分擔憂，這類「最終是為男性好」的說辭，不失為一種適當的話語策略。考慮到梅金以男性作者的身分進行

118 Desiderius Erasmus, “The Abbot and Learned Woman,” in *The Colloquies of Erasmus*, vol.1, trans. Nathan Bailey (London: Reeves & Turner, 1878), 376–82.

119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5.

120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6.

121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4.

122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寫作，並聲稱「不會提出任何對我們性別不利的建議」，這種論述並不奇怪。[123]最後，伊拉斯謨筆下的博學女士嚴厲拒斥修道院長「習俗使然」（*nobis sic usu venit*）的觀點：「習俗關我何事？它是萬惡之主。」[124]梅金同樣憎惡詆毀女性智識能力的習俗，她在《女學復興論》開篇就說道：

> 習俗一旦根深蒂固，便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幾乎有著自然本身的力量。致使女人地位低下的野蠻習俗在我們當中變得流行，它流傳如此之廣，以至於人們的確相信，女人不像男人天生具備理性。[125]

總之，人文主義者維維斯和伊拉斯謨是梅金論著背後的權威，釐清這一點，將有助於重估梅金傳承的人文主義教育傳統。

第三，梅金與人文主義的關係，還在於她強調婦女教育的公共維度。蒂格認為梅金是「為數不多的受過人文主義教育的女性之一」，但卻沒有像彌爾頓回到 16 世紀人文主義的理想，原因在於「女性在人文主義當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這使她背離從小接受的人文主義教育，選擇夸美紐斯派的改革主張。[126]凱利和史密斯（Hilda Smith）的研究支持了蒂格的判斷，她們一致認為人文主義強化基於性別的公私領域分離，注重培養政治美德和能力的公民教育只適用於男性，針對女人的教育則以貞潔和母職為核心，結果促成婦女的「家庭化」（domestication）。[127]在此基礎上，蒂格判定梅金不可能接受本質上貶抑女性的人文主義教育。然

123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5.

124 Erasmus, "The Abbot and Learned Woman," 379–80. 參考拉丁文本：Desiderius Erasmus, *Colloquia, cum notis selectis variorum, addite Indice novo* (Lugd. Batav. Et Roterod.: Ex Officina Hackiana, 1664), 326.

125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3.

126 Teague, "A Voice for Hermaphroditical Education," 249–69.

127 Joan Kelly-Gadol, "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in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ed. Renate Bridenthal and Claudia Koonz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7), 137–64; Hilda L. Smith, "Humanist Education and the Renaissance Concept of Woman," in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Britain, 1500–1700*, ed. Helen Wilco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9–29.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愈來愈多學者認為公共／私人領域的二分法並不適用於近代早期的歷史分析，家庭領域也不是政治世界的對立面。婦女雖然生活在家庭中，但不代表她們與更大的共同體失去聯繫，也不意味她們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因為婚姻關係本身就具有政治性。[128]梅金的《女學復興論》實可證成上述說法，也提供一個契機，以重新理解人文主義婦女教育的公共維度。

為了說明博雅教育有必要適用於婦女，梅金分別論述這種作法有益於婦女本身、婦女的親屬以及國家，這三個方面正好對應近代早期政治系統的三個環節：個體、家庭與國家。前文已提到梅金對第一種益處的說明，即教育和知識能夠滿足婦女的求知慾，讓她們得到真正的快樂；同時被知識和理性武裝的頭腦，能夠更好地抵禦異端邪說的侵襲。另外，學習也能夠讓女性避免虛度光陰，和舒爾曼一樣，梅金認為無所事事最可能滋生惡習。[129]

接下來是第二種益處，教育婦女將有利於她們的親屬，梅金主要談的是丈夫與孩子。一個婦女若接受梅金所推薦的古代教育，將是其家庭的極大恩寵，她會在事業上輔佐丈夫，就像商業發達的荷蘭民族已經實現的那樣。[130]同時，這樣的婦女成為母親之後，對於孩童的早年成長——無論知識、語言或德性上——都能產生重大的影響。[131]

羅斯（Sarah Gwyneth Ross）提出以「家庭學園」（household academy）為模型，來理解近代早期女性作家出現的知識現象，「博學的父親教育

128 參閱 David Cressy, “Response: Private Lives, Public Performance, and Rites of Passage,” in *Attending to Wom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d. Betty S. Travitsky and Adele F. Seeff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3), 187; Erica Longfellow, “Public, Private, and the Household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5, no. 2 (April 2006): 313–34; Anna Becker, “Gender in th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60, no. 4 (December 2017), 843–63.

129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6. 對比 Van Schurman,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al Capacity of Women*, 84.

130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7.

131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7–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贊助西方傳統中第一批世俗女性知識分子」。[132]她認為梅金及其論著中的例子都符合這一模式，比如庫克（Anthony Cooke, 1501–1576）的四個女兒，或是演說家霍塔盧斯（Quintus Hortensius Hortalus, 144–50 BCE）和他的女兒霍滕西婭。[133]羅斯將霍塔盧斯和霍滕西婭的關係抽象為「霍滕西婭詮釋法」（Hortensian hermeneutic），來指稱近代早期女性作品中存在的「一種將女性書寫和言說置於父女關係中的本能」。[134]但在梅金描述的「家庭學園」中，教育者並不總是博學的父親，還包括眾多博學的母親：梅金一共舉了九對母子（女）關係來說明母親在家庭教育中的關鍵作用。她在一處錯誤中，戲劇性地將羅斯用來表徵父女關係的「霍滕西婭詮釋法」閒置一旁：「如果圖里婭（Tullia）沒有像霍滕西婭這樣博學的母親，她就不會如此雄辯。」[135]圖里婭（?–45 BCE）其實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E）和特倫提婭（Terentia, 98 BCE–6）的女兒，梅金此處顯然是把特倫提婭錯寫成霍滕西婭，因為她在之前的段落中很清楚他們之間的關係：「圖里婭的口才（在母親特倫西婭的指導下）被認為與父親西塞羅相當。」[136]梅金將栽培圖里婭歸功於母親特倫西婭，而不是她無人不知的父親西塞羅，這一點突破了「霍滕西婭詮釋法」的解釋範圍。或許我們應該仿照著發明「圖里婭詮釋法」，在這種模式中，博學母親而非博學父親，成為教育子女的核心人物。

第三種益處將梅金婦女教育的公共維度展露無疑，也把她傳承並加以改造的人文主義傳統推向高潮。人文主義的教育從個體延伸至家庭，最後指向一個更高的公共性目標，即國家的福祉。梅金以幾種不同的模式將婦女教育與公共利益相關聯，這表明，不僅面向男性的人文主義教育旨在培養國家的積極公民，面向女性的人文主義教育同樣具有公共維度。

132 Ross, *The Birth of Feminism*, 3.

133 Ross, *The Birth of Feminism*, 183–87.

134 Ross, *The Birth of Feminism*, 12.

135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7.

136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一種將婦女教育與公共利益連結的模式，進一步體現婦女在家庭教育中的關鍵作用，即上文所說的「圖里婭詮釋法」。梅金在論述受博雅教育的婦女如何有利於國家時，再次提到母親作為教育者的重要意義。她已經注意到，女性雖然難以直接參與公共事務，但她們藉由撫養、教育作為公共事務主體的男性，達到間接參與，這是婦女教育重要的公共性要素之一。我們不了解梅金的政治傾向，考慮到她和丈夫都曾服務於斯圖亞特王室，不太可能分享彌爾頓共和主義的話語模式。這使她未能像 18 世紀的後繼者，賦予婦女「共和國母職」（republican motherhood）的性別價值，強調母親是共和國公民的培育者，透過教育向下一代傳達公民美德和愛國精神。[137]但是她的確開啟了這種可能，因為她注意到母親主導家庭教育的公共意義：「我們不能指望以其他方式戰勝國家中流行的無知、無神論、瀆神、迷信、偶像崇拜和荒淫，唯有透過對我們的女兒們進行審慎、清醒、虔敬、有德性的教育。」「女兒們」總會變成母親們，而「沒有人比母親更能給孩子留下深刻的影響」。[138]

第二種模式，體現在婦女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維維斯將女孩排除在「有益於國家的諸學科知識」之外，認為個人的道德教育是婦女教育的中心。[139]梅金在這一問題上沒有亦步亦趨地跟從權威，她先是反駁女人不適合從事公眾事務，因此沒必要接受教育的觀點；仿照舒爾曼的作法，將這個問題拋回給男性：男人中也有不擔任公職的人，難道他們不應該接受教育嗎？[140]再者，梅金認為雖然公共職務「通常拒絕向婦女開

137 參見 Linda K. Kerber, “The Republican Mother: Women and the Enlightenment—An American Perspective,” *American Quarterly* 28, no. 2 (Summer 1976), 187–205; Jane Rendall, *The Origins of Modern Feminism: Women i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60*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5), 33–72.

138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8.

139 Vives, *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Woman*, 71–72.

140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33. 對比 Van Schurman,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al Capacity of Women*, 92–9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放」，但「即便在這些事情上，一些女人也不比許多男人做得差」。[141]她回到她熟悉的「傑出女性傳」，舉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阿瑪拉遜莎女王（Amalasuntha, 495–535）、伊麗莎白一世等歷史上的女政治家，說明女人一樣能夠治理國家。梅金同時嘲諷將女性排除在王位之外的法國《薩利克法典》（Salic Law），認為這種法律沒有在全世界流行，足以說明「女人在王位上的統治和男人一樣光榮」。[142]

更有甚者，當梅金步入歷史領域，為婦女的政治職能辯護時，她沒有滿足於列舉傑出女性的傳記，而是開啟以女性視角重新解讀歷史的契機。簡言之，她暗示了一條更加接近當今婦女史的實踐道路。這展現在她談論婦女參與公共事務時，對英格蘭內戰、維京人入侵和宗教改革三個歷史事件的重新解讀。梅金認為，當丈夫不在場或者去世時，婦女完全能夠承擔起公共責任。她兩次隱晦地提到英格蘭內戰：「晚近時代亦不乏這樣的婦女：當她們的丈夫為國王與國家效力之時，她們像男人一樣充當士兵，以審慎和勇敢捍衛自己的家園，凡事皆不辭辛勞。」[143]這段話讓人想起許多英國內戰時期的保王黨女英雄，比如保衛科夫堡（Corfe Castle），抵禦議會軍進攻的瑪麗・班克斯夫人（Lady Mary Bankes, 1598–1661），或者守衛萊瑟姆宮（Lathom House），對壘議會軍大將費爾法克斯（Thomas Fairfax, 1612–1671）的德比伯爵夫人（Countess of Derby）夏洛特・斯坦利（Charlotte Stanley, 1599–1664）。[144]

接下來，梅金又寫道：「她們出現在委員會（committees）中，成功地為自己的權益辯護。」[145]梅金指的是在內戰中，議會派佔上風的地區大量沒收、扣押了保王黨的地產；而在保王黨家庭中，丈夫又往往戰死沙場，抑或被困在外地及牢中不能回來，婦女因此承擔保衛家族財產的

141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4.

142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33.

143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5.

144 相關史實參見 Fraser, *The Weaker Vessel*, 163–84; Ann Hughes, *Gender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2), 35–42.

145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5.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責任，向郡地方委員會（Country Local Committee）或者更高級的委員會上請願、遊說和申辯，與議會派當局周旋，以申請賠償或救濟。[146]這句話頗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因為梅金就屬於這類受內戰影響，不得不站到台前為自己利益辯護的女性。她在共和時期向克倫威爾的國家議會申請40英鎊，作為照顧「已故國王（查理一世）的孩子」的年薪，但未被批准。[147]梅金同時代的女作家卡文迪許同樣注意到這類新現象，她在自傳中記下：

> 英格蘭的習俗和法律正在改變，婦女竟變成辯護人、律師與請願者之流，帶著各類訴求到處奔走，傾訴她們的冤情，大聲抗議她們的敵人，並吹噓她們從權貴那裡所得的種種好處……[148]

顯然，梅金不像卡文迪許那般語帶嘲諷，而是把內戰中婦女為自身權益辯護的現象當成婦女能夠參與公共生活的例證，予以正面肯定。

內戰的歷史解釋是英國近代政治史學的核心議題之一，梅金長期處於政黨政治的旋渦之中，但在《女學復興論》中對內戰的描述並不是從黨派立場出發。一方面，身為前王室教師，她沒有像保王黨人將內戰定調為叛亂，譴責內戰帶來的混亂局面；另一方面，她也不同於議會派（Parliamentarians），不把戰爭解釋為查理一世破壞國王與議會之間平衡的結果。她對內戰的看法體現她的性別視角，和後世的婦女史家一樣，她注意到內戰時期男性大量投入戰爭，政治權威出現相對真空，婦女空前地獲得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得以像男人一樣戰鬥、請願、申辯或者抗議。

梅金對維京人入侵的解釋再次體現她超黨派的性別立場。同樣是在論證婦女能夠直接參與政治的時候，梅金寫道：「這個國家是靠一位女人的勇敢、隱秘和忠誠，從丹麥人的手裡搶過來的，靠一個女人才擺脫

146 參見 Fraser, *The Weaker Vessel*, 205–21; Hughes, *Gender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42–49.

147 Green,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290.

148 Margaret Cavendish, *A True Relation of my Birth, Breeding and Life*, ed. Egerton Brydges (Kent: Johnson and Warwick, 1814), 2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比丹麥奴隸制更糟糕的狀況。」[149]梅金這裡指的女人是阿爾弗雷德大帝（King Alfred, 849–899, 871–899 在位）的長女埃塞爾弗萊德（Aethelflaed, 870–918），她自公元 911 年丈夫去世後，可能是麥西亞（Mercia）的實際統治者，與父兄（愛德華一世，Edward the Elder, 874–924, 899–924 在位）一起抵禦維京人的進攻。從現代史學的角度來看，梅金對埃塞爾弗萊德的評價過於誇大，[150]但此一說法再次展現一種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女性視角解讀。

值得注意的是，梅金並不是最早援引埃塞爾弗萊德事跡為婦女參與政治生活辯護的人，她很可能參考了內戰時期平等派婦女（leveller women）的請願書。1649 年，下議院告知請願的平等派婦女：「你提請之事，並非你們所能理解，議院已就此向你們的丈夫作出答覆；因此，希望你們回家，照看好自己的事情，幹好你們的家務事。」[151]為了捍衛自己的政治行動，平等派婦女援引一些聖經或歷史上的先例，主張婦女有權參與政治事務。在 1649 年 4 月 24 日的一份請願書中，作者宣稱「憑藉英國女人，國土才得以從丹麥人的暴政中解救出來」。[152]而在 1653 年 7 月 29 日的一份代表平等派領袖李爾本（John Lilburne, 1642–1657）的請願書中，婦女們寫道：「閣下或許會欣然憶起，英格蘭的好女人們令人難忘地將這個國家從篡奪其位的丹麥人手中解救出來。」[153]梅金的措

149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4.

150 埃塞爾弗萊德實際扮演的角色或許比《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中記載的更為重要，卻很難說她以一己之力把英格蘭從丹麥人的奴役中拯救出來。相關史實參考 Kim Klimek, "Aethelflaed: History and Legend," *Quidditas*, no. 34 (2013): 11–27.

151 此事當時多份報刊均有報道，可見 *England's Moderate Messenger*, no. 1, April 23–30, 1649; *Perfect Occurrences of Every Daie Journall in Parliament*, no. 121, April 20–27, 1649; *The Kingdomes Weekly Intelligencer*, no. 309, April 24–May 1, 1649. 另見 Bulstrode Whitelocke, *Memorials of the English Affairs*, vol. 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53), 22.

152 *To the Supream Authority of this Nation, the Humble Petition of Divers Wel-Affected Women* (April 24, 1649), 4–5.

153 *Unto Every Individual Member of Parliament: the Humble Representation of Divers Afflicted Women-Petitioners to the Parliament, on the half of Mr. John Lilburn* (July 29, 1653). 這兩處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辭和這兩處引文非常接近，她雖是保守的王室服務者，卻和激進的平等派婦女共享同一種話語，足以說明她為婦女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的辯護超越狹隘的黨派立場。

另外，梅金還提到，「我們的宗教改革似乎是由女人發起並推行的」。[154]她認為亨利八世時期的再洗禮派女信徒艾斯丘（Anne Askew, 1521–1546）為宗教改革埋下了種子，伊麗莎白一世則把改革從襁褓階段推向高峰。雖然傳統上習慣把亨利八世視為英格蘭宗教改革的奠基者，但梅金卻認為亨利八世推行改革只是「出於國家政策」的需要，其女性親屬們才是「出於虔敬」踐行國教。[155]梅金這些觀點本身或許存在爭議，但其蘊含對歷史事件的女性視角解讀，在那個時代非常大膽新穎。

《女學復興論》中第三種連結婦女教育與公共利益的模式，展現在將婦女的社會地位視為衡量國家進步程度的標竿，是國家等級論的一環。在下個世紀的啟蒙運動中，這種作法將大放異彩。羅斯認為梅金在列舉著名女性先例時，突出的是英國博學女性的水準和數量，有意使之力壓歐洲其他國家。她把梅金這種傾向稱作「盎格魯中心主義」（Anglocentrism）。[156]但「盎格魯中心主義」一詞無法解釋荷蘭在梅金心目中的典範地位。梅金顯然不是固執的英格蘭民族主義者，因為她經常在婦女問題上讚美舒爾曼的故鄉荷蘭。梅金認為荷蘭之所以非常繁榮，是注重婦女教育的結果：「我們的鄰居荷蘭之所以繁榮到令人欽佩，一大原因在於他們非常關心婦女的教育，因此那裡的婦女被認為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婦女都更加有德性，也更加有能力。」[157]商業發達的荷蘭民

「女人」一詞都是複數（women），但學者們普遍認為是在援引埃塞爾弗萊德的典故。見 Mihoko Suzuki, *Subordinate Subjects: Gender, the Political Nation, and Literary Form in England, 1588–1688* (London: Routledge, 2016), 149n16.

154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8.

155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8–29.

156 Ross, *The Birth of Feminism*, 187.

157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族培養出能夠在各行各業幫助丈夫的婦女，使得女性的行動範圍不再侷限於家庭，更孕育出她心目中當代博學女性的典範舒爾曼。

事實上，梅金的歷史敘述體現的與其說是「盎格魯中心主義」，不如說是國家等級論。在《女學復興論》中，梅金提出一個非常具有創造力的觀點——社會對女性的重視程度，或者說婦女的受教育程度，反映一個國家的優劣：「縱觀歷史，那些最輕視女人的國家，曾經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最糟糕的國家。」[158]按照這一標準，梅金繪製出一條國家等級序列，她推崇的荷蘭位於等級序列的頂點，非常注重婦女教育，最末流是「俄羅斯、衣索比亞和世界上所有的野蠻民族」。[159]而在這些糟糕的國家當中，野蠻的印第安人又最為可鄙，被梅金單獨分列描述：「印第安人至今仍舊把婦女僅僅當作奴隸，讓她們在苦役中精疲力竭。」[160] 18 世紀的啟蒙哲人（尤其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哲人們）發展出一套從原始社會到商業社會的文明進步「推測史」（conjectural history），從而歷史化並普遍化梅金的國家等級序列。且他們和梅金一樣，將婦女社會地位的提升當成社會進步程度的標誌。[161]從歷史的後設視角來看，梅金無疑是啟蒙時代這一流行模式的先聲。

至此，我們論述了梅金如何強調婦女教育之公共維度，並考察《女學復興論》三種將婦女教育與公共利益連結的模式。這可以視作梅金體現人文主義教育傳統的第三個方面，儘管她關於婦女介入公共生活的想像可能已經突破人文主義的限定，預示了啟蒙時代的某些主題。

158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8.

159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8.

160 [Makin and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22–23.

161 Sylvana Tomaselli, “The Enlightenment Debate on Wome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20 (Autumn 1985): 101–24; Barbara Taylor, “Enlightenment and the Uses of Woma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74 (Autumn 2012): 79–87.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 語

誠如上述，《女學復興論》是一份異質性文本，它包含書信、論文、教學手冊及廣告等不同文類，並以列舉、正面論證和反面駁論的方式論述。《女學復興論》36 頁之前的內容梅金創作，劉易斯負責 36 頁之後和附言。梅金的寫作延續她自 1640 年代以來對婦女問題的思考，主要目的是為女性的博雅教育與智識能力辯護。劉易斯的部分則借鑒他在這一時期的其他語法教學小冊，傳達夸美紐斯派的語法教育理念，並宣傳在托登罕高十字架的學校。

其次，梅金對婦女教育之公共性的強調，以及她對博雅七藝的遵從、對維維斯與伊拉斯謨思想的吸收，共同說明她的人文主義教育理想。這種理想尊重博雅教育的悠久傳統，強調培養人的公共精神和公共能力，同時承認男女兩性都具有追求知識的天賦和需求。縱然當代學者懷疑人文主義是否有利於提升婦女地位，梅金時代的女性支持者們普遍崇拜 16 世紀都鐸王朝及貴族家庭中在人文主義教育下成長的博學女性，1694 年，英格蘭古今之爭的關鍵人物沃頓（William Wotton, 1666–1727）就曾感慨道：

> 希臘語和拉丁語一時蔚為風尚，以至於女性似乎相信，掌握這些語言能夠增添自身魅力；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未被翻譯的作品經常是她們衣櫥裡的裝飾之物。這種作法被視為教育女性的恰當方式，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時代，像 1500 年到 1600 年間般湧現如此眾多傑出的女性。[162]

幾年後，阿斯特爾在《對女士們的嚴肅建議》（*A Serious Proposal to the Ladies*）中專門引用沃頓這段話，並表示贊同。[163]

在梅金筆下的傑出女性名錄中，伊麗莎白一世出現次數最多，這位

162 William Wotton, *Reflections up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 (London, 1694), 349–50.

163 Mary Astell, *A Serious Proposal to the Ladies: Parts I and II*, ed. Patricia Springborg (Peterborough,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2002), 79–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博學的女王，標誌著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對英格蘭宮廷教育最重要、也是最後的影響。自那之後，梅金曾經為之獻上《少女之詩》的詹姆士一世強烈反對女性接受古典教育，而《女學復興論》的題獻對象——未來的瑪麗二世，也和她的妹妹——未來的安妮女王（Anne, 1665–1714, 1702–1714）一樣，並不懂拉丁語，從未受過良好的古典教育。[164]梅金處在人文主義教育理想逐漸式微的時代，曾經受到這一理念鼓舞、栽培的博學貴族女性們，正隨著這一理念一同沉寂，並染上了懷舊的色彩。身為曾經的王室教師，梅金敏銳地捕捉到時代發生的變化。她最終以文字呼籲這種教育的「復興」，並期待它的普及化能夠讓更多女性掌握語言，習得知識，變得理智、虔誠而有德性，從而有利於自身、家庭與國家。

*本文係 2023 年度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近代早期英國婦女的政治思想研究（1640–1720）」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AHSKQ2023D079）。特別感謝恩師彭剛教授的悉心指導，同時感謝李任之副教授、陳妤迪博士抽暇審閱本文初稿並給予誠摯建議，以及黃麒瑄先生在正體字校勘上的協助。此外，本文亦獲益於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建設性意見及學報編輯人員的精心編校，謹致謝忱。

（責任編輯：黃方碩　校對：廖芷青　吳昌峻　林君翰）

164 Fraser, *The Weaker Vessel*, 464–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著，吳壽彭譯，《形而上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Aristotle. *Xingershangxue*. Translated by Wu Shoupeng.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1995.)

約翰・阿莫斯・夸美紐斯（John Amos Comenius）著，傅任敢譯，《大教學論》。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4。(John Amos Comenius. *Da jiaoxue lun*. Translated by Fu Rengan. Beijing: Jiaoyu kexue chubanshe, 2014.)

A. B. [Brett, Arthur?, and Mark Lewis]. *A Model for a School for the better Education of Youth*. n.d.

Burgess, Daniel. *The Christian Temper*. London, 1688.

Cavendish, Margaret. *A True Relation of my Birth, Breeding and Life*, edited by Egerton Brydges. Kent: Johnson and Warwick, 1814.

Collet, John. *Commonplace Book*. In *Anecdotes and Traditions, Illustrative of Early English History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William Thoms.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39.

Crossley, James, ed. *The Diary and Correspondence of Dr. John Worthington*. Manchester: Charles Simms and Co., 1847.

Day, George. *The Communicants Instructor*. London, 1700.

D'Ewes, Sir Simonds. *The Autobiography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Simonds D'Ewes, Bart., During the Reigns of Jame I. and Charles I*. Vol. 1, edited by James Orchard Halliwell.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5.

Doran, John. *A Lady of the Last Century (Mrs. Elizabeth Montagu): Illustrated in Her Unpublished Letters; Collected and Arranged with a Biographical Sketch, and a Chapter on Blue Stockings*. London: Richard Bentley and Son, 1873.

Dunbar, John. *Epigrammaton Ioannis Dunbari Megalo-Britanni Centuriae Sex, Decades Totidem*. London: Thomas Purfoot, 1616. Edited by Jamie Reid Baxter and Dana F. Sutton, The Philological Museum,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tttp://www.philological.bham.ac.uk/boyd/.

Eglisham, George. *Duellum Poeticum, Contendentibus, G. Eglisham Medico Regio,* [...]. London: Edward Griffin, 1618. Oxford Text Archive. https://ota.bodleian.ox.ac.uk/repository/xmlui/handle/20.500.12024/A21194.

England's Moderate Messenger, no. 1, April 23–30, 1649.

Erasmus, Desiderius. "The Abbot and Learned Woman." In *The Colloquies of Erasmus*. Vol.1., translated by Nathan Bailey, 376–82. London: Reeves & Turner, 1878.

臺灣大學学術期刊論壇

——. *Colloquia, cum notis selectis variorum, addite Indice novo*. Lugd. Batav. Et Roterod.: Ex Officina Hackiana, 1664.

Evelyn, John. *Numismata. A Discourse of Medals, Ancient and Modern* [...]. London: Benj. Tooke, 1697.

Flavel, John. *The Method of Grace*. London, 1699.

Green, Mary Anne Everett, ed.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1655*. London, 1881.

Laurie, Simon Somerville. ed. *John Amos Comenius: Bishop of the Moravians, His Life and Educational Works*. London: C. W. Bardeen, 1892.

Letter from Bathsua Makin to Robert Boyle, c. 1681. In *Electronic Enlightenment Scholarly Edition of Correspondence*, edited by M. Hunter, A. Clericuzio, and L. M. Princi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2019. http://www.e-enlightenment.com/item/boylroPC0050282a1c #subicons.

Lewis, M. [Lewis, Mark] *An Essay to Facilitate the Education of Youth.* London, 1674.

——. *Institutio Grammatica Puerilis: or the Rudiments of the Latine Tongue*. London, 1661.

——. *Institutio Grammatica Puerilis: or the Rudiments of the Latine Tongue.* London, 1670.

——. *Plain, and Short Rules for Pointing Periods, and Reading Sentences Grammatically*. London, 1672.

——. *Vestibulum Technicum: or an Artificial Vestibulum.* London, 1675.

Makin, Bathsua Reynolds. *Musa Virginea Graeco-Latino-Gallica, Bathsuae R. [filiae Henrici reginaldi Gymnasiarchae et philoglotti apud Londonienses]. Anno aetatis suae decimo sexto edita*. London, 1616.

[Makin, Bathsua, and Mark Lewis.]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in Religion, Manners, Arts & Tongues. With An Answer to the Objections against this Way of Education*. London, 1673.

Nichols, John. *The Progresses, Processions, and Magnificent Festivities, of King James the First*. Vol. 1. London, 1828.

North, Marcy L. *The Anonymous Renaissance: Cultures of Discretion in Tudor-Stuart Englan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erfect Occurrences of Every Daie Journall in Parliament, no. 121, April 20–27, 1649.

Phelpes, Charles. *The Gain of Godliness*. London, 1682.

Stockton, Owen. *Consolation in Life and Death*. London, 1681.

The Kingdomes Weekly Intelligencer, no. 309, April 24–May 1, 1649.

Torshell, Samuel. *The Womans Glorie. A Treatise, Asserting The due Honour of that Sexe* [...]. London, 1645.

Van Schurman, Anna Maria.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al Capacity of Women for Study and*

臺灣大學學術資料庫

Learning. In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Three Feminist Text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Desmond M. Clarke, 7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The Learned Maid; or, Whether a Maid may be a Scholar*. London, 1659.

——. *Whether a Christian Woman Should be Educated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Her Intellectual Circl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oyce L. Irwi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Vives, Juan Luis. *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Woman: A Sixteenth-Century Manual*.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arles Fantazz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Watson, Thomas. *A Body of Practical Divinity*. London, 1692.

Whitelocke, Bulstrode. *Memorials of the English Affairs*. Vol. 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53.

Wotton, William. *Reflections up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 London, 1694.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7, no. 82 (1672).

To the Supream Authority of this Nation, the Humble Petition of Divers Wel-Affected Women. April 24, 1649.

Unto Every Individual Member of Parliament: the Humble Representation of Divers Afflicted Women-Petitioners to the Parliament, on the half of Mr. John Lilburn. July 29, 1653.

二、近人研究

沈文欽，《西方博雅教育思想的起源、發展和現代轉型：概念史的視角》。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Shen Wenqin. *Xifang boya jiaoyu sixiang de qiyuan, fazhan he xiandai zhuanxing: gainianshi de shijiao*. Guangzhou: Guangzhou gaodeng jiaoyu chubanshe, 2011.)

涂爾幹（Emile Durkheim）著，李康譯，《教育思想的演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Emile Durkheim. *Jiaoyu sixiang de yanjin*. Translated by Li Kang.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2019.)

戴維・L. 瓦格納（David Leslie Wagner）編，張卜天譯，《中世紀的自由七藝》。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David Leslie Wagner. *Zhongshiji de ziyou qiyi*. Translated by Zhang Butian. Changsha: Hunan kexue jishu chubanshe, 2016.)

Astell, Mary. *A Serious Proposal to the Ladies: Parts I and II*. Edited by Patricia Springborg. Peterborough,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2002.

Becker, Anna. “Gender in th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60, no. 4 (December 2017): 843–63.

Brink, Jean R. “Bathsua Reginald Makin: ‘Most Learned Matron’.”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54, no. 4 (Autumn 1991): 313–26.

Caravolas, Jean-Antoine. “Bathsua Makin and Jan Amos Comenius.” *Studia Comeniana e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 26, nos. 55–56 (1996): 77–85.

Charlton, Kenneth. *Women, Religion and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 Routledge, 1999.

——. “Women and Education.” In *A Companion to Early Modern Women’s Writing*, edited by Anita Pacheco, 3–21.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Churchill, Laurie J., Phyllis R. Brown, and Jane E. Jeffrey, eds. *Women Writing Latin: Early Modern Women Writ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Crawford, Patricia. “Women’s Published Writings, 1600–1700.” In *Women in English Society 1500–1800*, edited by Mary Prior, 158–209. London: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Cressy, David. “Response: Private Lives, Public Performance, and Rites of Passage.” In *Attending to Wom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dited by Betty S. Travitsky and Adele F. Seeff, 187–97.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3.

Davis, Natalie Zemon. “Gender and Genre: Women as Historical Writers, 1400–1820.” In *Beyond Their Sex: Learned Women of the European Past*, edited by Patricia H. Labalme, 153–82.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Fantazzi, Charles. “Introduction: Prelude to the Other Voice in Vives.” In Juan Luis Vives, *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Woman: A Sixteenth-Century Manual*,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arles Fantazzi, 1–4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Fraser, Antonia. *The Weaker Vessel: Women’s Lo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4.

Greer, Germaine, Susan Hastings, Jeslyn Medoff, and Melinda Sansone, eds. *Kissing the Rod: An Anthology of Seventeenth-Century Women’s Verse*. London: Virago Press, 1988.

Harvey, Elizabeth D. *Ventriloquized Voices: Feminist Theory and English Renaissance Tex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Hughes, Ann. *Gender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2.

Judd, Catherine A. “Male Pseudonyms and Female Authority in Victorian England.” In *Literature in the Marketplace: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Publishing and Reading Practices*, edited by John O. Jordan and Robert L. Patten, 250–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Kelly-Gadol, Joan. “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In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edited by Renate Bridenthal and Claudia Koonz, 137–64.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7.

Kelly, Joan. “Early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Querelle des Femmes*, 1400–1789.” *Signs* 8, no. 1 (Autumn 1982): 4–28.

Kerber, Linda K. “The Republican Mother: Women and the Enlightenment—An American Perspective.” *American Quarterly* 28, no. 2 (Summer 1976): 187–2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limek, Kim. “Aethelflaed: History and Legend.” *Quidditas*, no. 34 (2013): 11–27.

Larsen, Anne R. *Anna Maria van Schurman, ‘The Star of Utrecht’: The Educational Vision and Reception of a Savante*. London: Routledge, 2016.

Longfellow, Erica. “Public, Private, and the Household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5, no. 2 (April 2006): 313–34.

Malcolm, Noel. “The Lady Vanishes.” *The Time Literary Supplement*, November 5, 1999.

Malcolm, Noel, and Jacqueline Stedall. *John Pell (1611–1685) and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Sir Charles Cavendi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rtin, Randall, ed. *Women Writers in Renaissance England*.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7.

McGee, J. Sears. *An Industrious Mind: The Worlds of Sir Simonds D’Ew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Mitchell, Linda C. *Grammar Wars: Language as Cultural Battlefield in 17th and 18th Century England*.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1.

Offen, Karen. “Defining Feminism: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pproach.” *Signs* 14, no. 1 (Autumn 1988): 119–57.

Orr, Leah. *Publishing the Woman Writer in England, 1670–17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Otten, Charlotte F., ed. *English Women’s Voices, 1540–1700*. Miami: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al, Carol. “Accidental Archive: Samuel Hartlib and the Afterlife of Female Scholars.” In *Archival Afterlives: Life, Death, and Knowledge-Making in Early Modern British Scientific and Medical Archives*, edited by Vera Keller, Anna Marie Roos, and Elizabeth Yale, 120–49. Leiden: Brill, 2018.

——. *Republic of Women: Rethink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arker, Holt N. “Women and Humanism: Nine Factors for the Woman Learning.” *Viator* 35, no. 1 (January 2004): 581–616.

Pender, Patricia. *Early Modern Women’s Writing and the Rhetoric of Modes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2012.

Rendall, Jane. *The Origins of Modern Feminism: Women i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60*.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5.

Roberts, Josephine A. “The Phallacies of Authorship: Reconstructing the Texts of Early Modern Women Writers.” In *Attending to Early Modern Women*, edited by Susan D. Amussen and Adele Seeff, 38–53.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oss, Sarah Gwyneth. *The Birth of Feminism: Woman as Intellect in Renaissance Italy and Engl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almon, Vivian. “Bathsua Makin: A Pioneer Linguist and Feminis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In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elected Essays, 1981–1994*, edited by Konrad Koerner, 239–6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6.

Smith, Hilda L. “Humanist Education and the Renaissance Concept of Woman.” In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Britain, 1500–1700*, edited by Helen Wilcox, 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tevenson, Jane. *Women Latin Poets: Language, Gender, & Authority from Antiquity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Suzuki, Mihoko. *Subordinate Subjects: Gender, the Political Nation, and Literary Form in England, 1588–1688*. London: Routledge, 2016.

Taylor, Barbara. “Enlightenment and the Uses of Woma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74 (Autumn 2012): 79–87.

Teague, Frances N. *Bathsua Makin, Woman of Learning*.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The Identity of Bathsua Makin.” *Biography* 16, no. 1 (Winter 1993): 1–17.

——. “A Voice for Hermaphroditical Education.” In *‘This Double Voice’: Gendered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dited by Danielle Clarke and Elizabeth Clarke, 249–69.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Teague, N. Frances, and Margaret J. M. Ezell. “Bathua Makin and Women’s Education.” In *Educating English Daughters: Late Seventeenth-Century Debates*, edited by Frances N. Teague and Margaret J. M. Ezell, 25–50. Toronto: Iter Academic Press, 2016.

Tomaselli, Sylvana. “The Enlightenment Debate on Wome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20 (Autumn 1985): 101–24.

Van Beek, Pieta. “One Tongue is Enough for a Woman: The Correspondence in Greek Between Anna Maria van Schurman (1607–1678) and Bathsua Makin (1600–167?).” *Dutch Crossing* 19, no. 1 (1995): 24–48.

Watson, Foster, ed. *Vives and the Renascence Education of Woma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912.

Webster, Charles, ed. *Samuel Hartlib and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Wiesner, Merry E.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網路資源

Bathsua Makin, c. 1640-49, engraving by William Marshall.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Bathsua Makin to Lucy Hastings, 2 May 1664.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USA, MS HA 8799, f. [2r–2v]. Accessed via *RECIRC: The Reception & Circulation of Early Modern Women's Writing, 1550–1700*. https://recirc.universityofgalway.ie/receptions/reception/2366.

Harvard, fMS Eng 623. https://iiif.lib.harvard.edu/ manifests/view/drs:50606650$298i.

English Short Title Catalogue. https://datb.cerl.org/estc/R8034.

The Hartlib Papers. https://www.dhi.ac.uk/hartlib/contex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77 (Jun. 2026), pp.43–101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606_(77).0002

Bathsua Makin and Her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1673): Authorship, Text, and Ideas

Shi, Shuo*

Abstract

Bathsua Makin was a prominent advocate for female education and an early pioneer of feminism in 17th-century England. Makin's masterpiece, *An Essay to Revive the Ancient Education of Gentlewomen*, was compos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Mark Lewis, with Makin herself penning the first 36 pages. This section reflects the humanist educational tradition that Makin inherited, rather than the pedagogical philosophy of John Amos Comenius and his disciples. Makin rearticulated this tradition to justify women's direct access to education, thus articulating a vision of early feminism.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is the Makin's reconside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significant historical events—an approach that anticipates the trajectories of contemporary women's history scholarship. Furthermore, by treating the status of women as a benchmark for assess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she opened the way for further discussions on this theme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Keywords: Bathusa Makin, Humanism, Educational Thought, Feminism, John Amos Comenius

* Lecturer, School of History, Anhui University
2F, Wenxi Building, No. 3 Longhe Road, Shushan District, Hefei City, Anhui, 230039, China.
E-mail: lougaosiceng@163.com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